

蕭
颯
編

評國民黨

——中王會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評國民黨二中全会

蕭 颯 編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目 錄

二 評國民黨二中全會

- 堅持政協決議反對任何修改（中共中央發言人談話）……………（一）
- 評國民黨二中全會（解放日報社論）……………（二）
- 反動頑固派的猖獗行動必須立時制止（重慶新華日報社論）……………（八）
- 打擊保持法西斯統治的企圖（重慶新華日報社論）……………（十一）
- 出爾反爾（重慶新華日報社論）……………（十四）
- 對國民黨二中全會破壞政協決定周恩來同志發表談話……………（十八）
- 中共代表團發言人駁吳鐵城談話……………（二十五）
- 中國法西斯派向孫中山民主主義挑戰（解放日報社論）……………（三〇）
- 國民黨改革問題的兩個道路（解放日報社論）……………（三三）
- 破產的政治理論（解放日報社論）……………（三七）
- 再論破產的政治理論（解放日報社論）……………（四三）
- 國民黨內五民主團體聲明反對二中全會擁護政協決議……………（四八）
- 寫在國民黨二中全會的期內（馬敘倫）……………（五〇）

二 國民黨二中全會經過

- 二中全會的內部鬥爭（上海時代雜誌）……………（六四）
- 反動陰謀集中表現（上海時代雜誌）……………（六六）
- 各方評論（五則）……………（七〇）
- 國民黨二中全會開幕……………（七四）
- 蔣介石致詞冠冕堂皇……………（七七）
- 馮玉祥等備受攻擊……………（七八）
- 蔣公開鼓勵法西斯派……………（七八）
- 陰謀推翻政協決議……………（七八）
- 法西斯派大肆活動……………（七九）
- 四項決議原形暴露……………（八〇）
- 國民黨統治極端腐化……………（八〇）
- 撕毀協議企圖打內戰……………（八二）
- 反動份子紛紛升官……………（八四）
- 法西斯陰謀的總暴露……………（八四）

一 評國民黨二中全會

中共中央發言人談話

堅持政協決議反對任何修改

（新華社延安三月十七日電）中共中央發言人談話稱：國民黨中許多有力人士現正試圖改變政治協商會議的若干原則決定，特別是關於憲法原則的決定，此舉將不能得到中國共產黨、其他民主黨派及廣大人民的同意。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是各黨派全權代表共同協議一致同意的結果，凡所決定，都切合國人的需要與人民的期望，特別是關於憲法原則的決定，尤得國內外輿論一致讚美，認為非此決不足以奠定國家民主化的基礎。在政協會議中，國民黨代表團人數最多，並由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親任會議主席，蔣氏曾於一月三十一日閉幕致詞中鄭重聲明說：「政治協商會議所決定的各種方案，本人雖然不能出席參加，但是時時刻刻都在研究和注意，覺得各項方案的內容都是大家竭誠洽商的結晶。我敢代表政府先行聲明，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規定手續以後，即當分別照案實行。」現在距該會閉幕之日僅一個半月，國民黨方面忽然對於憲草原則等項決議提出修改意見，實使人們驚異，中國共產黨對於蔣介石與國民黨的諾言素極重視，對於信守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切決議，更認為是各政黨政治譽與國家百年大計所關。因此，中國共產黨絕不動搖地堅持政治協商會議一切決議，特別是憲法原則決議，必須百分之百實現，反對有任何修改，並呼籲一切民主人士與全國人民準備為此神聖的任務進行嚴重的奮鬥。

評國民黨二中全会

三月十九日解放日報社論

三月一日開幕的國民黨二中全会，已於十六日閉幕了。二中全会的整個過程和整個結果，表明了國民黨內法西斯派的活動在二中全会中得到了優勢，而國民黨內民主派則居於被攻擊的地位。法西斯派的企圖，是經過二中全会來堅持自己的獨裁方針與分裂方針，而推翻政治協商會議的民主方針和團結方針；是加強自己在國民黨內的地位，而推翻國民黨內非法西斯份子的地位。這是政協會以來法西斯份子反動陰謀的一個集中表現。

在法西斯份子的操縱之下，國民黨二中全会的最突出的結果，是通過了準備推翻政協會關於憲法原則決議的決議。政協會議所決定的修改憲草原則，乃是今後中國將繼續是一個獨裁國家或改革為一個民主國家的根本關鍵，因此是中國民主派與法西斯派政治鬥爭的焦點。如果這些原則被推翻，則政協會議的其他決議：政府的改組、國大的召集、乃至停戰、整軍等等協定，都將成為具文，都將為法西斯派在獨裁政府中撕得粉碎。法西斯份子在二全會上，正是集中一切力量來達到他們的這個企圖的。值得注意的是：政協會議主席即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黨總裁蔣介石氏，他雖曾在政協閉幕之時，聲明對政協決定的各種方案「必然十分尊重，俟完成規定手續以後，即將分別照案實行。」但在國民黨二全會上，却不顧自己的政治信譽，轉而支持法西斯派的立場，公開地號召該會對於政協所通過的憲法原則，「就其聲聲大端妥籌補救」。在這一問題上，

二中全會在法西斯派的操縱下通過了以下五項決議：（一）制定憲法，應依建國大綱為基本之依據。（二）國民大會應為有形之組織，用集中開會之方式行使建國大綱所規定之職權，其召集之次數應酌予增加。（三）立法院對行政院不應有同意權及不信任權，行政院亦不應有提請解散立法院之權。（四）監察院不應有同意權。（五）省無須制定省憲。這五項決議的目的，就是推翻政協所決定而為全國人民所一致擁護的國會議制、內閣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原則，而繼續堅持五五憲章中獨裁原則。第一項制定憲法應依建國大綱為最基本之依據，這一規定本身就充滿了一黨專政的臭味，參加政協會議的各黨派從未也永不可能同意國家的憲法應以某一黨的某一文件『為最基本之依據』，即以國民黨而論，國民黨的總裁蔣介石在國民黨二中全會開幕詞中也說：『今天中國不能不『變通總理關於建國程序的遺教』。為什麼制定憲法倒不應該『變通總理關於建國程序的遺教』呢？第二項國民大會用集中開會之方式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權，那麼立法院還有什麼作用呢？法西斯派知道立法院是常年存在的，是能起國會作用的，而臃腫不靈的國民大會却是『每三年由總統召集一次，會期一月』的獨裁裝飾品，即使其『召集次數酌量增加』，也仍然是絕對不足以限制獨裁的。中國人民一定不要獨裁，一定要有國會，而法西斯派作出這條決議，就是表明他們一定要有獨裁，而一定不要有國會。第三項與第四項是第二項的發展，立法院對行政院不應有同意權及不信任權，監察院也不應有同意權，那麼行政院還向誰負責呢？政協的決議是要使行政院成為向國會負責的內閣，但是法西斯派却要行政院僅僅向總統個人負責，總統的下面有一個裝飾品的國民大會，又有一個不受任何限制的行政院，這不是獨裁制度是什麼呢？第五項省無須制定省憲，在這裏法西斯派的企圖是取消省的地方自治，而使省成為所謂中央的代表機關，以便總統不但在中央機關中實行無限制的集權，而且在全國各省也可以實行同樣無限制的集權。這些口口聲聲『遵奉總理遺教』的反動份子們，就在這裏違抗總理遺教——地方自治了

。因此，國民黨二中全会關於憲法問題的決議，完全是爲了堅持一黨專政、個人獨裁和中央集權，換句話說，就是要把中國造成一個完全獨裁制的國家。這一切是顯然與政協決議和全國人民的要求絕對違背的。二中全会又決定所謂「制憲之權責屬於國民大會，無論何人不能限制國大代表之法定職權。」二中全会既然要求「全黨同志遵照它的五項決議」，却又宣傳所謂國大代表不受約束，這是什麼意思呢？無黨派而又沒有參加政協會議的國大代表，當然可以不受任何約束，但是國民黨與一切其他黨派的國大代表，都必須受政協決議的約束，這是政協會議中各黨派代表所共同約定的。二中全会的這一決議目的，即在於撕破這個約定。大家知道，國民大會本來是國民黨一黨包辦的，政協對於國大名額雖然作了若干擴充，但是國民黨仍佔絕對之優勢，如果國民黨破壞政協會議關於憲法問題的約定，那麼法西斯份子就必然會利用國民大會，把目前的一黨專政、個人獨裁、中央集權合法化，那麼中國就將經過所謂國民大會的合法形式，成爲獨裁國家。法西斯派的這個陰謀是致國家民主化事業於死地的，致中國人民的民主要求於死地的，這是要求民主的中國人民所絕對不能容忍，一定要予以澈底粉碎的。

法西斯派爲了堅持獨裁，不能不首先反對中國民主力量的中堅中國共產黨，因此在他們操縱之下的國民黨二中全会，通過了許多向共產黨挑戰的決議，他們要求共產黨「停止一切暴行」、「實行民主」、「容許人民自由」，要求共產黨對整軍方案「務須切實履行」、「尤其目前停止一切衝突恢復交通之成議，必須迅速實現」等等。但是誰都知道，共產黨是一貫堅持實行和平民主，是一貫忠實執行自己的諾言的。誰都知道，製造滄白堂事件、校場口慘案、北平執行部事件、重慶、成都、昆明新華日報館慘案、搗毀秦風工商日報聯合版、搗毀成都燕大校門、毆打洪琛教授、製造通遼慘案、張莘夫慘案、通化暴動、李兆麟暗殺案等「一切暴行」的正是法西斯派自己！誰都知道，甚至馬歇爾將軍也不能不指出，破壞國共之間的協定的正是法西斯份子！「此少

數頑固份子自私自利，即摧毀中國大多數人民所期望之和平及繁榮生活權利亦所不顧。」法西斯派之所以故意向共產黨提出這些所謂要求，是埋伏有血腥的陰謀的。他們的陰謀：第一是爲了製造推翻政協決議與整軍方案的藉口，二中全會的全部文件（包括所謂軍事復員決議）中，竟沒有一個字說到國民黨要執行整軍方案，而事實上至今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國民黨將執行這個方案。第二是爲了製造從新舉行反共戰爭的藉口（特別是要在召集他們所想像的國民大會通過他們所設計的憲法的時候，運用這個挑撥戰爭的藉口），這個藉口便是共產黨「障礙」了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這個惡毒的陰謀，是全國人民所不可不嚴重警惕的。

法西斯份子在國民黨內部關係上，是利用二中全會，對於一切非法西斯份子實行其橫暴的打擊排斥，這也是法西斯份子要求堅持獨裁的邏輯結果。中國愈是臨近民主化的邊沿，國民黨內的法西斯份子，就愈加要求擴張和提高自己的權力，以便從「危機」中繼續保持中國的獨裁制度，雖然這種獨裁在形式上暫時不能不換一個什麼「民主」的名目。法西斯份子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上狂呼所謂「革新運動」，但是什麼才是今天國民黨所需要的革新呢？國民黨所需要的革新就是政治協商會議，就是政協會議的一切決議，這些對於國民黨是新的，國民黨要忠實於它們，就必須革新。但是二中全會上的所謂「革新」派，却咆哮着要打倒政協會，打倒政協會的民主團結方針，打倒政協會中贊助民主團結方針的國民黨代表，那麼這所謂「革新」，不過是對於政協會實行復辟罷了，不過是要國民黨復歸於獨裁內戰之舉罷了，這些對於國民黨已經是舊得發臭毫無新鮮之處了。「革新」派又說是要反對官僚主義、官僚資本等等。誠然的，國民黨的統治是人民所痛恨的官僚主義、官僚資本的統治，但是法西斯份子之所以要裝腔作勢地反對官僚主義、官僚資本云云，不過是爲了用這個藉口來排除國民黨統治人物中那些民主份子與非法西斯份子而已。請問國民黨二十年來官僚主義、官僚資本統治的根本骨幹，難道不就是法西斯派，即二中全會的所謂

「革新」派自己嗎？二中全会攻擊「一部份接收人員，敗壞法紀、喪失民心」，但是一切這些接收人員的主角，難道不就是所謂「革新派」自己，尤其是「革新派」的軍事調查統計局、中央調查統計局中的特工人員嗎？由此可見法西斯份子在中全會上的所謂「革新」，是絕對虛偽的，它的目的只是借此進一步加強法西斯份子的地位，而削弱非法西斯份子和民主份子的地位，只是借此進一步滿足法西斯份子對於官僚主義、官僚資本統治的野心，只是借此進一步便利法西斯份子實現堅持獨裁的和準備內戰的陰謀而已。

但是如上所說究竟只是國民黨二中全会中法西斯份子的主觀願望，這些法西斯份子的確很狂妄，但是這種狂妄並不表示他們的統治的鞏固，而是表示他們的統治已經到了末路，所以作這些狂妄。

但是以上狂妄的掙扎，這些法西斯份子畢竟太熱狂了，以至沒有能够真正冷靜地考慮一下國際國內的實際狀況，他們把全部的賭注放在國際反蘇國內反共的冒險計劃上，但是與他們的主觀願望相反，他們的這個冒險計劃是必然要失敗的，國際和平民主力量是太强大了！國內的和平民主的力量是太强大了！中國的法西斯份子如果真是挑戰，就只能碰破自己的頭，全國人民抱定不拔的決心，要粉碎一切法西斯份子的一切反動陰謀，以維護中國的和平民主，維護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切決議，特別是關於憲法原則的決議。中國一定要成爲一個國會制、內閣制和省自治的民主國家，一定要成爲一個國共和平團結、各黨派和平團結的國家，而絕對不能成爲獨裁與內戰的國家，國民黨如果要正確地適應這種國家環境，一定要由和平民主份子所領導，而絕對不能由法西斯份子所領導。法西斯份子說政治協商會議是國民黨的失敗，但是真理恰恰相反，政協會議乃是國民黨的成功，而被法西斯份子所操縱的國民黨二中全会乃是國民黨的失敗、孫中山三民主義在國民黨內的失敗。歷史縱然可能因爲法西斯份子暫時的猖獗而引起嚴重的曲折，但是在人民

的團結奮鬥之下，歷史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判決法西斯份子的不幸命運、證明國民黨二中
無論從國民黨的歷史說，或從中國的歷史說，都將是一個真正的可恥的失敗。

反動頑固派的猖獗行動必須立時制止

三月十日重慶新華日報社論

自國民黨二中全會開幕以來，國民黨內的頑固反動份子，就把反對政治協商會的街頭暴行搬運到會議場中進行『合法鬥爭』了。八九天以來，國民黨的二中全會成了反對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講壇。反動頑固份子假冒『黨內民主』的口號，打起『革新運動』的旗幟，借題發揮，叫囂鬧，對每一個多少主張國內和平團結的人士，和意見上多少與這批反動派不同的人士，逐一批評打擊，無所不用其極，以致整個全會中，專制反動的邪風高漲，和平民主的正氣不振。而在七八兩日討論國民黨出席政協首席代表孫科先生的報告時，這些反動份子竟肆無忌憚的公開正面攻擊政治協商會議，企圖撕毀其一切協議，主張撤銷國民黨政協八代表並加以處分。反動派氣憤高漲，飛揚跋扈已極，會場中雖有個別正義人士擁護政協的發言，但是簡直是空谷足音，整個空氣均為恐怖氣氛所籠罩，使國民黨內主張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人士慄慄有作『廖仲愷第二』之懼，紛紛作『倦勤』之準備。此種情況指明了：國民黨的全會已經逼臨於極端危險深淵的邊沿，中國國內政局處於十分嚴重的關頭。

我們已經無數次的指出，國民黨內反動派所發動指使的街頭暴行，真正目的是在撕毀政協決議，是在反對政協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方針，是在挑起新的內戰保持舊的專制統治。反動派的這一面目，現在更明顯了。他們在二中全會上叫囂，自己暴露狐狸尾巴。如果在校場口暴行中，反

動派還只偷偷摸摸地寫上和喊出一二聲「反對政協修正五五憲草的原則」之類的標語口號，而在二中全會上呢，已經對政協的一切決議都肆行攻擊了。對綱領，對改組政府，對國民大會成份比例，對整軍協議，對憲草修改的原則，無一不哇啦哇啦咆哮怒罵。但是反動派爲着策略上的考慮，在宣傳上則置其重點於憲草修正原則。這是因爲反動派知道，公開的全盤推翻政協協議，爲事實所不容，而憲草則是所謂「百年大法」，如果推翻了建立民主主義代議制的憲草修改原則，和實行了集權制的一黨專政的憲法，則政治民主化就完了，專制獨裁就有了保證，其他一切協議也就隨之變質了。至於反動頑固派企圖實行法西斯集權專制的「憲法」，卽就中央社三月八日的報導，也是十分赤裸裸的了，該報導「綜合各委員之意見」爲反對三種分立與多黨內閣制，主張總統制，和「不應以種種問題束縛領袖」，這不是主張集權政治、一黨專政、個人專政，是什麼呢？反動派主張「憲草修正原則必須設法糾正」，不是毀滅民主保持獨裁是什麼呢？

與政治民主化不可分離的，是軍隊國家化。以前大聲喧嘩軍隊國家化的反動派，當然不便在今天像反對政協修正憲草協議那樣來叫囂反對，他們便採取軍政部軍事復員報告的形式來否定張周馬的整軍基本方案，企圖在整軍第一期（十二月後）時保持三百四十七萬人的大軍，來代替方案所規定的一百五十萬人，而在第二期之末，保持二百八十二萬人，以代替方案規定的八十四萬人！這樣來破壞軍隊國家化。

總之，九天來二中全會的經過，顯明地暴露了國民黨內反動頑固派破壞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破壞政協一切決議，破壞中國和平民主團結統一，將中國拖回戰爭、專制、分裂、衰弱的舊路上去的卑劣企圖。反動派這種企圖是不足爲奇的，否則反動派便將不是反動派。值得奇怪的是：有五十年歷史，有孫中山先生革命傳統的國民黨如何能任令反動派猖獗若此？尤其值得奇怪的，是領導政協全體代表莊嚴起立通過五項決議的國民黨總裁蔣先生，非特沒有及時制止反動派的

胡作非爲，而且連全會也都常不出席。現在國民黨是在歧途上：或者制裁狂妄的反動頑固派，恪守協的共同協議，與各民主黨派合作，使國民黨真正新生，使中國走上獨立自由富強的道路，或者讓反動頑固派橫行無忌，出爾反爾，兒戲國是，使國民黨和中華民族陷於黑暗之域。我們認爲現在是國民黨總裁及一切正義人士對反動頑固派將採取明確堅定的回擊的時候了。

打擊保持法西斯統治的企圖

——三月十四日重慶新華日報社論——

在國民黨的二中全會中，法西斯反動派大嚷大鬧，反對政治協商會議所決議的憲草修改原則，公然主張『必須設法糾正』。

他們爲什麼要『設法糾正』憲草修改原則呢？不外是爲了保持中央集權，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法西斯統治。

他們反對憲草修改原則『省得制定省憲』的規定，認爲這足以造成『封建割據』的局面。其實『省得制定省憲』是國民黨政綱中所早已規定着的，並不是憲草修改原則所首創。它的目的，一方面，固在實現地方均權主義，防止中央集權的流弊；他方面，也在保障民治，廢除官治。有了各省人民所制定的省憲，則中央政府固不能任意支配地方；地方當局也不能任意壓迫人民。這是『權在於民，不在於官』的真正的地方自治，怎能叫做『封建割據』呢？如果說，『省得制定省憲』足以造成封建割據的局面，那麼，國民黨政綱也是要造成封建割據的局面了。很明顯，反動派不過是假反對封建割據之名，行取消地方自治之實，以貫徹其由中央到地方，由上到下的法西斯統治罷了。國民黨的先總理孫中山先生曾批評『清庭』，『強以中央集權之法行之，以遂其偽立憲之術』。他那知今天在國民黨內部，竟有人大抄『清庭』的舊文章呢！

反動派反對多黨內閣制，認爲這足以造成政局的不安定。其實，在現階段的中國，只有各黨

各派長期合作，才能避免政局的不安定，不管在別的國家，多黨內閣制會否發生流弊，而在現階段的中國是必須採取多黨內閣制的。反動派反對多黨內閣制，實際上，決不是爲了要求政局安定，而是爲了保持一黨專政。他們中間，曾有人公開說：國民黨握著政權將近二十年，而不能消滅各黨派，反倒被迫開放政權給各黨派，這是國民黨的失敗。可知他們是決不甘心放棄一黨專政的。爲了保持一黨專政，他們在暴力的統治之外，並採取了合法的鬥爭，企圖用合法的外衣，掩蔽着一黨專政的醜體。反對多黨內閣制的作用在此。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奪取德國政權，便是在白色恐怖的暴行之外，同時，採取了合法的鬥爭。當時，一般所謂民主主義者甚至社會民主主義者竟因此而承認「他是用最嚴密的手段獲得勝利：他是依據魏瑪憲法取得德國首相的地位」！現在，國民黨內部的法西斯反動派，正在玩弄着希特勒的這一套把戲。

他們主張採用總統制，不同意趨近內閣制，不同意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甚至要求「各黨派不應以種種問題束縛領袖」！很明顯，這是要保持個人獨裁的反動統治。「不應以種種問題束縛領袖」！這是什麼話？這個領袖豈不成了日本天皇！只有專制主義的日本憲法才規定「天皇神聖不可侵犯」；「天皇爲國家的元首，總攬統治權」。那有民主國家的憲法而能對於國家的領袖，一點沒有束縛，一點沒有限制？就連日本的憲法現在也準備修正了。今後的天皇縱使還作爲國家的元首而保存着，他的權力也一定要受限制，他的行爲也一定要受束縛。難道中國反倒要把日本拋棄在字紙箋的專制主義的憲法，視若珍寶，奉爲圭臬嗎？關於總統制和內閣制的利弊得失，固可因時代、國家及其他客觀條件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結論，但如我們在二月廿二日的社論中所已指出，就目前中國實際情況而言，爲了防止個人獨裁，爲了鞏固黨派合作，爲了穩定政治局面，「採用責任內閣制，使總統不負實際責任，更爲有益」。特別是像法西斯反動派所擁護的總統制，使總統成爲一個高踞於五院之上的獨裁者，使總統握有無限制的緊急命令權，使立法機關淪

爲行政機關的附屬品，受着作爲行政首領的總統的支配和指揮，是保持個人獨裁的非常有害的制度。

他們主張保持有形的國民大會，作爲監督和控制總統的『政權機關』。而使立法院、監察院仍爲站在總統之下的『治權機關』。假使國民大會真能有效地監督和控制總統，則保持一個有形的國民大會未始不可。但他們所要保持的有形國民大會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政權機關』，它只握有不經常行使的對於總統的選舉和罷免權以及有限度的對於法律的創制和複決權。真正能够經常行使的對於作爲行政首領的總統的監督和控制權，像一般民主國家的議會所握有的立法權、監察權、財政權等，則都劃給立法院。而立法院呢，又由於有形的國民大會的存在，降爲站在總統之下的所謂『治權機關』之一，不能有效地行使這些對於總統的監督和控制權。結果，總統便成爲一個實際上不受任何機關監督和控制的獨裁者了。

國民黨內的法西斯反動派所以大嚷大鬧、反對政治協商會議所決議的憲草修改原則，不外是企圖保持中央集權，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法西斯統治。對於這個企圖，我們必須號召一切民主力量，給以嚴重的打擊。忽視不得，放任不得。

出爾反爾

三月十九日重慶新華日報社論

國民黨的二中全會閉幕了。在它的開會期間，我們曾經指出：『國民黨的二中全會成了反對政治協商會議的講壇，……整個全會中專制反動的邪氣高漲，和平民主的正氣不振，……反動份子肆無忌憚的公開正面攻擊政治協商會議，企圖撕毀其決議。』我們當時為國家民族的福利計，為國民黨的政治前途計，曾經向國民黨總裁及一切正義人士致懇切的忠告，及時制止反動派的猖獗行爲，勿讓反動派橫行無忌，出爾反爾，兒戲國是，使國民黨和中華民族陷於黑暗之境。但可惜我們這些忠告未被聽取，反動派的橫行未會受到及時的有效的制止，國民黨的二中全會雖未公開宣佈推翻政協決議，但實際上已被反動派拖上了出爾反爾、不信不義的道路上去。

二中全會各項重要決議，除了一兩處保留實行政協會議的空洞字句之外，從根本上、從實質上、從基本精神上，完全動搖了政協的五項決議，使各民主黨派及全國人民幾個月以來的全部努力，有完全枉費的危險，使國內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光明前途，有破壞的可能。請看國民黨全會的幾個重要決議吧！由主席團提出經全會通過之要案稱：『國民政府委員由國民政府主席提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選任，假如各黨派人選在二中全會閉會前不能提出名單，則由國民政府主席提請常務委員會選任之。』這一決議不但直接違背政協決議，回到國民黨代表在政協開會前所主張而為其他代表所猛烈反對的『國府委員須經國民黨中執委通過』的老調子，而且實質

士使改組政府的協議全部變了質。政協決議的基本精神，是立即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現各黨各派共同合作的舉國一致的政府，以爲政治民主化的第一步；而國民黨全會的決議，又重新回到國民黨中執委君臨於一切國家機構之上的最醜惡的一黨專政去了，其他黨派的國府委員，要經國民黨選任，要聽命於國民黨的中執委，其結果是政府的改組祇是一黨專政的改頭換面。如果各黨派經過這種方法去參加政府，實質上就變成粉飾一黨專政制度的脂肪。因此，這一問題在政協小組發生了重大的爭論，而爲國民黨外的代表們所一致拒絕了，現在國民黨片面撕毀了此項協議，企圖重新恢復一黨專政的統治。不僅這樣，經過其二中全會，國民黨比政協開會前還要更進一步更露骨的企圖繼續一黨專政，這從主席團所提出的第二項決議中可以明白看出來。這一決議說：『……國防最高委員會應即撤消，恢復成立中央政治委員會，爲本黨對於政治最高指導機關。……』依據政協的決議，『國民政府委員會爲政府之最高國務機關』，國民黨代表王世杰先生在說明政府提案時，亦曾確實指明目前國防最高委員會的一切職權均移交國民政府委員會，而國民黨現在又破壞了自己的諾言及其各黨派的協商，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撤消後，不將其權力移交國府委員會，而『恢復』一黨專政時代的一黨君臨政府之上的『對於政府最高指導機關』。出爾反爾，一至於此。

其次，同日國民黨全會又以全體一致起立的隆重儀式通過了國民黨總裁以國家元首出席指導及國民黨國大代表的雙重資格出席國民大會。這是一個以一黨獨裁的醜惡形態，去污損制定民主憲法的國民大會的企圖。它不但違反政協對國大的決議，而且是任何民主國家聞所未聞的醜聞怪事。制憲會議要有元首去指導，除已經垮台的封建法西斯專制的日本外，實在史無前例。

對於政協的憲章修改原則，國民黨全會更加明目張胆的叫囂反對，全會對政協報告決議，將憲草列爲專門一案，決議：『通令全黨同志遵照：（一）制定憲法應以建國大綱爲最基本之依據

。(二)國民大會應爲有形之組織。……………(三)立法院對行政院不應有同意及不信任權，行政院亦不應有提請解散立法院之權。(四)監察院不應有同意權。(五)省無須制定省憲。」這不僅是完全推翻了政協憲草修改原則的協議，而且完全破壞了在中國建立代議制民主政府的任何可能。根據這一決議，連五五開國民大會和制頒憲法也是「違反總理遺教」的，因爲制憲所應依爲「最基本之依據」的建國大綱，規定「全國有過半數省達到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成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佈之。」現在豈僅沒有過半數省，而且連一個省也沒有達到「全省地方自治完成時期」，所以主張如期召開國民大會的國民黨全會，首先就違反建國大綱。然而一切「總理遺教」、「五權憲法」、「建國大綱」都不過是遁辭與烟幕，實質上，國民黨內反動派所反對的是代議制民主政府，是多黨內閣制，是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監督和制衡；他們所主張的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連同意權和不信任權也沒有的集權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是一黨獨裁、個人獨裁的政治。因此，他不但反對了政協決議，而且也反對了杜魯門的「一黨訓政制度必須修正及建立廣泛代議性政府」的對華聲明，不管他們在口頭如何偽善的稱道杜魯門對華政策。

對於整軍協議，國民黨全會則無保留的批准了與張、周、馬三人委員會之「基本方案」完全對立的「軍事復員報告」，這個報告一字不提三方面同意的「基本方案」，並且直接違反方案所規定的「政府與任何政黨或派系組織不得保持或以任何方式支持任何秘密性或獨立性之武力」，而計劃在整軍第一期之末保持五十一個兵工建設總隊，即保持在方案規定的一百五十萬人再加以機關學校以外尚保持約一百萬人的獨立性武力，第二期亦保持相等數目的獨立性武力。

全會關於政協報告的決議及宣言中，又極力誣蔑始終忠實執行政協決議的中國共產黨，而對國民黨應如何確實信守實行諾言，反無明確具體之規定。對於政協開會時蔣介石信誓旦旦再三保

證之四項諾言，全會決議默不作聲，對於損害人民自由權利之特務罪行，全會無一字之譴責。凡此一切都證明國民黨二中全会在反動派的把持下，走入了歧途，使反動派的卑污企圖獲得了在國民黨內的合法面貌。全會的決議破壞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基本原則，堅持着要保持國民黨的一黨獨裁和其私有軍隊。全會的決議不僅違反全國人民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偉大願望，不僅背信棄義地動搖了國民黨總裁自己莊嚴負責擁護的政協協議，而且也打擊了全世界民主人士對我國的熱忱希望，違反了杜魯門聲明與三國公告對中國的殷切期待。

二中全会所以走入這種出爾反爾、不信不義的歧途，固然是國民黨內反動法西斯派假「革新」之名，實行反動，假「黨內民主」之名，實行黨內恐怖。陰謀煽惑把持操縱的結果，但是國民黨總裁蔣先生既未曾制止反動派於陰謀活動初起之時，又未曾堅持政協決議於全會會堂之上，反而親臨主持反對政協要案之通過，以致二中全会全部動搖了也是蔣先生親自主持起立通過之政協決議。我們認為這無論對蔣先生、對國民黨、對國家民族，均是深可痛惜的事。

我們中國共產黨人認為重諾守信，是中華民族的美德，也是一個政黨配得上稱為政黨的起碼條件。我們在停戰協議中、在政治協商會議中、在制定整軍協議中，為着中國的和平民主作了無數委曲求全的重大讓步，但是我們一經同意，決不改口，決不反嘴，我們將無條件地把所有三個協議完全無保留地實現。但是我們也是為着中國的和平民主，決不容許任何人來動搖或破壞這一切協議的任何一字一句。

我們堅決指責國民黨二中全会的這種破壞協議的行爲，我們號召全中國國民國民黨中一切三民主義的真正信徒，為保衛與實現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而奮鬥到底。

對國民黨二中全会破壞政協決定

周恩來同志發表談話

（新華社延安三月三十一日電）周恩來同志於十八日八時招待中外記者，特發表對國民黨二中全会的談話，他認為國民黨二中全会許多決議違反政協決定，這頗令人失望。恩來同志發表談話之先，廣東東江抗日縱隊政委林平同志、新四軍第五師江漢軍區政委鄭紹文同志先後報告各該區部隊被圍攻封鎖情況，提出控訴。最後由秦博古同志答覆記者詢問。招待會於十一時結束。周恩來同志談話大要如下：

諸位先生：

在政治協商會議之後召開的國民黨二中全会，我們會寄以很大的希望，但二中全会的結果，實令人失望，因二中全会的決議動搖了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國民黨內為數不少的頑固派，利用二中全会通過了很多重要的違反政協決議的議案，這不足為怪，而可怪的是，這兩個會議的決議既如此相反，却都是在蔣主席主持和領導之下通過的。

一、關於保障人民權利問題

在政協開會時，蔣主席曾作了保障人民權利的四項諾言，但在政協開會後，就連續不斷的發生了槍白堂打人、校場口事件、搗毀各地新華報館、搗亂西安十八集團軍辦事處、一直到搗亂執

行停戰決議的北平執行部事件，這許多事件至今沒有一件得到解決。如言論、出版、自由問題，限制言論自由的法令名義上雖已廢止，但實際上仍限制重重，並且採用了極不平等的限制辦法，如像中共在北平出版的『解放』三日刊受到非法禁止，而別的新出版的報紙在上海則得到許可。又如釋放著名的政治犯，除葉挺、廖承志外，不論中共與其他黨派及無黨派被捕的人和青年學生，至今仍毫無消息。現在的政府仍然是國民黨一黨政府。這些違反保障人權的事件，國民黨負有責任，但二中全會對這些問題一字未提，所有決議案中沒有一字譴責這些妨害人權的罪惡行為的。

二、關於改組政府問題

改組政府是件大事，究竟是否結束訓政走向憲政，在此過渡期間成立舉國一致的各黨派合作的政府，二中全會無明確態度。它不僅避開結束訓政不談，反而要把各黨派推選的國府委員拿到國民黨中常會去選任，這是完全違反政協決議的，這不能不令人懷疑到二中全會後將要『恢復』的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性質，很可能『恢復』到從前指導國民政府的政治委員會去。果如此，國府的委員由國民黨中常會選任，中政會又要指導國民政府，這說明政府仍是一黨的政府，決不是民主的各黨派合作的政府，與政協會議各黨各派、社會賢達、全國人民以及友邦的期望完全背道而馳。

三、更重要的是關於憲草問題

憲法關係中國今後は民主或仍是一黨獨裁的大問題。政協修改憲草的原則，是各黨派及無黨

派代表全體起立通過的，對這些原則如有如何變動，一定要經過政協各方代表的一致協議。國民黨中有些人特別指責憲草修改原則不合於五種憲法，我們且不說這些修改原則是在蔣主席主持下經政協代表（包括政府代表在內）全體起立贊成通過的；即從五種憲法本身來說，五種憲法第一是主張五種分立，孫先生是反對中央集權於一人或一院的，第二是地方均權，某些權應歸中央，某些權應歸地方，故孫先生主張實行省自治，並得制定憲法，可見政協的修改原則是與孫先生的五種憲法原則完全符合的。至於根據這些原則如何規定政府組織，那就要因時間與條件而定，過去的辦法不一定適合現在，如說孫先生遺教的一個字也不能修改，那麼國民黨今天所做的就違反了建國大綱，根據建國大綱的程序，先實行縣自治，然後實行省自治，在全國有過半數省自治後，才可以召開國大。實行憲政，現在政府並沒照這程序做，可見政府的組織程序是可以變動的。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與國民黨協商，爲了減少國民黨內主張民主、和平、團結、統一的人士在黨內所遇到的困難，最近各方又商得了三個協議，但這種讓步反而增加了頑固派的囂張。二中全会對於憲草，通過了五項修正原則，所增加之兩點實關係至大，其目的就是推翻政協修改憲草的原則，不受政協拘束。另外吳稚暉先生又提出了三點反對意見，立即在二中全會上成爲決議。他主張五五憲草、政協協議事項、二中全會決議，……一律提交國大參考，這是與政協決議完全相反的。按政協決定，只能將憲草審議委員會的修正案提交國大，並無其他。國大代表個人雖自由，但各黨各派要負責約束其自己的黨員，使這個民主的憲草得以通過。這樣，包括十年前一黨包辦的舊代表的國大，就不是重要的了，重要的還是要保證能通過一個真正民主的憲法，所以在國大問題上，各黨派會向國民黨作了極大的讓步。但今天國民黨却想利用各黨派承認的國大，反轉來反對政協決定的憲草修改原則，來動搖民主憲法的產生，這種違反民主的做法，是任何人不能忍受的。

四、國大問題

國大代表中我黨代表還未最後確定，國大組織法也還未有修改，根據政協決議的職權，只限於制憲，而憲法要有四分之三的多數才能通過，但國大組織法如再遲遲不改，或改得不當，就很有可能被利用，只有三分之二的多數就可以通過決議，來做更多其他不利於民主的事情，這樣，將來的國民大會就會更便於做一黨專政的保鏢。

五、整軍問題

在政協會議中，軍政部次長林蔚氏報告政府軍隊現有三百八十萬，要減到一百八十萬，編為九十個師，但在二中全會中同一人的報告，則說政府軍隊及機關學校現有四百三十萬，將來只減到三百四十七萬，仍編九十個師，這和在政協報告中的數目比較，多出了一百六十七萬，即去掉機關學校，仍然會多出很多，那就是所謂兵工總隊成為正規軍的後備隊或補充隊，這是違反政協決議和整軍方案中復員計劃的，因這既不能減少國庫開支，且將保持額外的一部份隊伍，完全與復員精神相反。

六、停戰問題

國民黨二中全會在宣言上要求中共部隊即速停止繼續攻襲，但實際上究竟是誰不遵守停戰命令實行繼續攻襲，只要聽到方才林、鄭兩位關於廣東、湖北情形的報告，就很清楚了。在山西、

任何人都可看到太原、大同的日軍到現在還沒有被解除武裝，因為閻錫山氏還在利用他們攻打中共和解放區的軍民。在華北、華中其他地方，繼續進攻和蠶食中共地區的村鎮的事，還在不斷發生。

關於東北的情形

馬歇爾將軍在二個月前曾提議派遣執行小組去東北調處軍事衝突，當時我們立即贊成，政府却在最近才同意了這項提議，可是又發生了執行小組的任務問題。我們會提出了兩個解決辦法：一是無條件派遣執行小組去，立刻停止一切軍事衝突並調查當地實際情況，把問題帶回來提供三人會議解決；另一個更好的辦法，是先在重慶談好關於軍事、政治問題解決方法的一般原則，然後再派遣執行小組根據已經談好的原則去具體執行。這兩個辦法都還沒商得結果。我們向來主張東北的內政與外交問題應分開解決，外交問題過去一直是政府負責的，現在依然如此。但是內政問題大家都有責任，必須用政治方法和平解決，這不僅是中共的意見，這也是其他民主派和東北人民的意見。

以上所說的，絕大部份都是國民黨二中全会所表現的。國民黨內頑固派有意識的破壞政協整個決議並不奇怪，但是親自主持政協的蔣主席，竟使頑固派的要求得在國民黨二中全会中通過，實使我們奇怪。雖然國民黨二中全会的決議中也有表示要執行政協決議的話，但是容許了上述反政協的決議存在，實際上就等於取消了前一可能。同時，國民黨二中全会的決議又着重於反共，說中共如何如何；中共願堅決實行自己簽了字的停戰協定、政協決議和整軍方案，也願意朋友們善意的而不是惡意的來督促我們。但是我們要求反轉來問國民黨朋友，你們一方面要求人家做

，另一方面又把違反政協決議的條款寫在國民黨二中全会的決議上，這不能不說其中包含了欺騙。騙什麼呢？就是想糊塗過去。要是在這種情況下，各黨派參加了政府，國大開會，並照二中全会的要求通過，中國不就是民主了嗎？然而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受騙也決不去騙人民，我們要向人民說真話做真事，一定要先弄清楚國民黨二中全会的決定是想做些什麼，這不是一個人或一黨的欺騙，而是要不要欺騙老百姓的問題。我們不能把沒有完全和平而對人民說有了完全和平，還沒有民主而說成有了民主，還沒有穩定說成已經穩定。

我們同意馬歇爾將軍說的：中國在今後幾個月內將是一個極嚴重的時期，照國民黨二中全会決議發展下去，將會更加嚴重，不能像某些國內外輿論那樣的樂觀。但情勢不是不能更改，還須要全國人民的努力，友邦的幫助，特別是政協各方代表要努力來維護政協決議。

此外，亦如馬歇爾將軍在華府招待記者席上所說，國民黨當權一派，不願把大部份權力交出來。其實政協決議並未要求國民黨交出大部份的權力，只是要求人民能有自由權利，如各黨派在政府中能充分代表性。現在國民黨無論在中央政府、在各省乃至在國大中，仍佔第一大黨地位。可是就是這一點點民主，頑固派還是不願意讓人民享有，只是壓迫和打擊人民與其他黨派的民主運動。而且照杜魯門總統的聲明及三國外長會議公報中所指的内容來看，也可見政協決議還遠到那樣的民主要求。現在軍隊整編統編方案是有了，但是組成一個有充分代表的政府仍未做，就連政協決定的這樣一點點民主，國民黨還不實行，還要用國民黨中常會來選任國府委員

因此，我覺得政協的一切決議不能動搖和修改，這是由五方面代表起立通過的，應視為中國的民主契約，誰要是破壞，誰就是破壞今天中國的民主、和平、團結、統一。對三人會議關於停止衝突與軍事小組關於整軍方案的協定，也是一樣的。人權若無保障，就無法改組政府成為真正的民主合作的政府。修改憲章各黨派如不受約束，如不照五方通過的修正原則作成修正案，國大

一定開不好。軍事衝突若不在全國範圍停止下來，和平也無保障。我們要的是一個真和平，真民主、真穩定的中國。

我們願號召全國人民、盟邦朋友、各黨派朋友，一致來擁護並監督政協全部協議的實現，特別希望國民黨內主張民主團結的朋友，在蔣主席領導下，來糾正和推翻黨內這種反政協的企圖，因為此種企圖現在已成爲決議，快要實行了。我們應提醒國民黨的朋友，因為國民黨對今天的政治是負有最大的責任的，由於這一緣故，在國民黨二中全会閉幕之後來做這一聲明是有必要的。我們不願蒙蔽輿論，而願訴諸輿論。

秦博古同志答記者兩問題

周恩來同志說完以後，隨即由秦博古同志回答記者詢問。記者問：中共對國民黨二中全会決議關於政協部份，是否準備向國民黨提一備忘錄，申明保留權利？答：中共代表團今日已約國民黨代表於明日（十九日）下午商談上述有關問題。

問：中共參政員出席此次參政會否？

答：正在考慮中。

中共代表團發言人

駁吳鐵城談話

（新華社延安三月廿二日電）中共代表團發言人接見本社記者發表談話稱：

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吳鐵城先生昨日發表的談話，爲國民黨二中全会辯護，依然繼續用強辯、逃避、蒙混的方法想把事情混過去。因此，爲了保衛政協決議的明確性，爲了使國內外人士明瞭事實的真相，不能不加以駁斥：

一

政治協商會議的價值在於它的五項協議，結束了國民黨一黨訓政。如果沒有國民黨一黨訓政之結束，則政協之實行是毫無價值的。國民黨二中全会則企圖用種種方法表面上擁護政協，實際上係偷天換日，想繼續維持國民黨一黨專政，而此種一黨專政已經遭到全中國人民的唾棄，並爲杜魯門總統與莫斯科三強外長會議所指斥。

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必須建立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合作的舉國一致政府，這個政府沒有任何理由應如吳鐵城先生所說須「依照訓政時期約法」來產生，並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來選任。如吳新政府的名單須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來選任，那末即使有別的黨派或無黨派的人士參加政府，這個政府仍是國民黨一黨訓政的政府。在政協關於政府組織的協議第二條中，寫明「國民政

府委員由國民政府主席就中國國民黨內外人士選任之」。這裏明明白白是經政府主席選任，不是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選任。在協議附註第一條中誠有「提請」二字，但這是由於七次小組會議爭持不下，爲顧全國民黨代表的困難留下的，既未書明向誰提請，且協議正文與附註發生矛盾，自應以正文爲依據，這就要不要決非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可以有權決定。現在吳鐵城先生以附註中的「提請」二字來推翻正文中的規定，並解釋爲「依照訓政時期約法，國民政府委員應由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這種誣衊的辦法，是沒有人能夠同意的。

不僅如此，在國民黨二中全會各決議中，國民大會由政府主席「指導」，明明是把主席的地位放在國民大會之上。「恢復」中央政治委員會代替國防最高會議，明明是企圖把中央政治委員會放在國民政府委員會之上。

凡此種種都是要堅持國民黨一黨訓政的實質，使問題蒙混過去，故「故意誤解」的正是吳鐵城先生。

憲法爲國家根本大法，憲草修改原則只有經過協議的才應被各黨派所承認，而且已經經過協議的更應被承認。政協所通過的憲草修改原則，是經過五方協議的，應被國民黨方面所承認。在國民黨二中全會開會時，國民黨代表經過政協綜合小組兩度磋商，曾向各方代表提出要求修改三點，當時各方代表即指出必須保證：（一）國民黨方面不再提出其他修改；（二）國民黨方面須執行政協協議，約束其黨員在國民大會中贊成由政協修改的憲法。如能保證這二點則國民黨所提出的三點修改可以進行協商。如果破壞此種保證，則國民黨所要求修改之三點無法協商。十五日

得到三點協議。十六日國民黨二中全會所通過決議五點，「通令全黨同志遵照」「交中常委負責處理」，這是完全破壞了保證。

這種無限制的破壞保證，更表現於國民黨二中全會一致通過吳稚暉先生的提議。政協關於憲法草案問題的協議中寫明：「政協會議憲草審議委員會根據協商會議擬定之修改原則……製成五五憲草修正案，提供國民大會採納。」可見依照協議，只有政協的修正案可以提交國民大會。這個決議被國民黨二中全會用通過吳稚暉先生提議的辦法破壞了。

對於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如此一意孤行難道算「遵守協議」麼？

三

人權保障問題，吳鐵城先生認爲「無再作決議之必要」。然而所謂分別廢止修改戰時限制人民自由之法律已決定了將近兩個月，至今未全部實現。釋放政治犯之諾言已經三個月，只放出了廖承志、葉挺等數人而已，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各地血案迭出，特務暴徒大打出手，國民黨的黨部則參加暴行的計劃與指揮，此種情形全國皆知。政府對此無表示，黨方對此無譴責，國民黨二中全會默不作聲，試問將莊嚴之諾言置於何地？

四

吳鐵城先生所說的關於復員計劃的解釋，我們很感謝，因爲他的解釋使我們知道所謂「復員計劃」原來是不想有一個人復員。周恩來同志十八日發言中對此事的批評原來還是太好了，因爲他雖然不滿國民黨二中全會所通過的該項計劃，但以爲依照計劃多多少少總會有一百多萬人真

正復員，想不到竟可做到一個人也不復員。照吳鐵城先生所說，國軍現有四百九十萬人，其中軍事機關學校及海空軍一百一十萬人，今後十二個月的逃亡消耗竟算爲五十七萬，保留官兵一百八十萬人，「應復員轉業人數」一百四十二萬人，四項共計亦爲四百九十萬人。可是復員計劃中的「兵工建設總隊」那裏去了呢？「應復員轉業的」一百四十二萬人，定會一變而爲五十一個兵工建設總隊的。這所謂兵工建設總隊誰都是知道就是徒手兵。這樣事情就很清楚，所謂「復員計劃」，是把一百四十二萬加五十五萬人變成徒手兵逃兵，而真正復員回家或轉業去當老百姓的則一個也會沒有，這那裏符合於整軍方案？

五

關於停止軍事衝突，我們不能不以「說真話做實事」二語還贈吳鐵城先生。與國民黨公佈作戰協定以來，各地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始終未停。在中共軍佔優勢之地區，如對周圍只有一英里的小據點聚莊的偽軍都停止了進攻，對許多偽軍所佔領的城市都不但不進攻，而且接濟糧食。但是接濟糧食到北平去的商人都要被捕。在國民黨軍佔優勢的地區，則廣東東江縱隊至今未被承認，還在被打；新四軍第五師被圍絕糧，瀕於餓斃的狀態，這些事實兩相對照，誰說真話、做實事，誰不說真話、不做實事，豈不明白？到現在，正由於國民黨軍隊的進攻，我解放區被佔的城市村莊已達三百處之多。過去我們始終容忍，連報上也很长一個時期不作報導，而國民黨的中央社、中央日報等宣傳機關則每日不斷的進行惡意攻擊，這難道又是對執行停止衝突「說真話做實事」

六

吳鐵城先生說：中共將有新行動發生。吳先生如此說法極可注意，揆其用意可能僅是以此來聳動聽聞，轉移注意力，以避免正面答覆問題之困難。可是說不定這句話的反面正說明國民黨在企圖另有佈置，如果事實如此，則真是不堪設想了，我們大家應加注意。

中共代表團發言人最後表示仍舊希望國民黨在其總裁蔣介石先生的領導下糾正其二中全會錯誤的決議，尊重並切實執行政治協商會議協議及停戰協議、整軍協議。至於中共方面已經歷次表示，以全力執行三大協議之決心，今後仍將如此。但中共決不受騙，也決不騙人，所以事情非看明白不可。

中國法西斯派向孫中山民主主義挑戰

三月一日解放日報社論

國民黨內法西斯派和德意日的法西斯同樣，把一切關於國內和平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的主張，都一律認為大逆不道，認為是「支解國家分裂民族」，放在「剷除」之列。他們歌頌的是內戰、是獨裁、是專制。他們把這一類封建法西斯的罪惡東西，統統叫做「統一」。中央日報在最近瘋狂的法西斯運動中，接連發表了幾篇社論，極端地發洩了他們這種法西斯的意志。

中國共產黨對於國是的主張是什麼呢？簡單明瞭是和平民主的主張，而且是主張把和平民主普及於全國，連東北在內。這也即是中國人民共同的主張。中國人民絕對不能有另一樣主張，比如主張在中國一個地方可以和平，另一個地方則必須內戰；一個地方要民主，另一個地方則必須專制獨裁。如果這樣，便恰恰是「支解國家分裂民族」。所以全國普遍和平與民主以達到中國國家的統一，這是神聖的團結的主張。最合乎孫中山先生的民主主義，也合乎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但是這種神聖的合理的主張，是完全和中國法西斯派的意志相反的，因為他們的誓願是，中國必須內戰而不是和平，是中國必須專制獨裁而不是民主。他們的誓願，恰恰是要用內戰與獨裁的方法，繼續支解國家分裂民族，使中國長期無法統一，以便於日本法西斯再起，來攫取中國，滅亡中華民族。

一切法西斯部犯是非加以極端的顛倒，他們對於事實乃是「是必非之，非必是之」。他們現

在正在動員一切方法，準備推翻中國人民歷來所奮鬥而已在政治協商會議上所已協議的國是，於是反映中國法西斯意志的中央日報，不惜用一切造謠污蔑的手段，企圖一手遮天，無恥地把中國人民的和平民主運動，叫做『支解國家分裂民族』，叫做『亡國運動』，而又無恥地把反民族、反共、反民主、反蘇、反國際和平的法西斯運動，叫做『黨在新生、國在新生』，叫做『救亡圖存運動』。

中國法西斯派的挑戰是對全中國人民的挑戰，對孫中山主義挑戰，對政治協商會議挑戰。

孫中山先生主張『和平奮鬥救中國』，主張『民有、民治、民享』，主張『人民欲鞏固國家，須先將地方自治建設完備』。按照中國法西斯派的見解，這叫做『支解國家分裂民族』，叫做『亡國運動』，而孫中山先生的偉大民主主義，便應當叫做『亡國主義』。

政治協商會議主張『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以保持國家之和平發展』，主張『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主張『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自下而上之普選』。按照中國法西斯派之見解，這叫做『支解國家分裂民族』，叫做『亡國運動』，而代表全國人民意見的政治協商會議，便應當叫做『亡國會議』。

反映中國法西斯派意志的中央日報說：中國共產黨主張『支解國家分裂民族』，根據就是說，中國共產黨主張『將聯省自治訂入憲法』。中央日報的造謠是完全無恥的，中國共產黨並沒有提出聯省自治的主張，但中國共產黨是擁護孫中山先生關於地方自治與民主統一的主張的。民國十年五月五日中山先生就非常大總統職的時候，就這樣莊嚴地宣言：

『竊維破壞建設，其事非有後先，政制不良，則政治無術，集權專制爲自滿清以來之主政，今日解決中央與地方永久之糾紛，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憲法，自選省長，中央分權於各省，各省分權於各縣，庶幾既分裂之民國，復與自治主義相結合，以歸於統一，不必窮兵黷

武，徒苦人民。」

中國共產黨同時也擁護政治協商會議的「和平建國綱領」及關於憲草的各項協議，在那裏，規定了中央政府民主化的方案，又規定了「中央與地方採均權主義」以及「確定省爲地方自治之最高單位」。

以「窮兵黷武徒苦人民」爲職業與志願的中國法西斯派，你們要罵，你們罵中山先生吧！你們罵那代表中國人民思想和代表孫先生民主主義精華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吧！但你們那種渺小的舌頭，雖然極端狠毒，終究是罵不倒中山先生的偉大民主主義，也罵不倒偉大的中國人民思想的。

毫無可疑，中國實行民主的統一，將使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偉大中華民族迅速地強盛起來，使中國得真正名符其實地成爲偉大的自由獨立的中華民國，而且也將使中國得真正成爲遠東和平的決定力量，並保證日本法西斯無法再起。但又毫無可疑，中國法西斯派合乎日本法西斯的希望，是一定不要讓中國得到民主的統一的。他們將反覆起來嘗試，不擇手段，以破壞中國民主統一的一切努力，以達其「支解國家分裂民族」的目的。這是中國法西斯派真正的誓願。中央日報所說的「支解國家分裂民族」，完全是夫子自道，反映着他們內心深處。而他們所以咒罵中國共產黨，恰就是因爲中國共產黨堅持孫中山先生民主統一的政策。

中國法西斯派是中國的災難，中國最大的恥辱，讓中國法西斯派永遠被中國人民所咒罵吧！偉大的孫中山民主主義與偉大的中國民主統一萬歲！

國民黨改革問題的兩個道路

三月十二日解放日報社論

國民黨的情況已到了必須變的時候。國民黨二中全會上的『黨務檢討報告』有一句自省的話，叫做『和民衆脫節』。孫中山先生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要達到救中國目的的基本方法，是必須喚起民衆。但十八年來，國民黨却走出了這個軌道，『和民衆脫節』，這就是國民黨一切問題的癥結。人民對於國民黨的統治是失望極了，國內外輿論批評國民黨的東西是多極了，問題歸根到底就在這裏。

人民要求國民黨改革，國民黨內愛護孫中山先生民主傳統的黨員亦要求國民黨改革，我們從來即希望國民黨有真正的改革。但是按照怎樣的方向進行改革呢？

中山先生是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的創造者，當然國民黨要改革，只能按照中山先生積四十年之經驗所規定的方向進行改革。中山先生一生革命的精華，集中於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和他所規定的三大政策。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後，革命事業的猛進，國民黨在民衆中的得到空前未有的信仰，證明了中山先生這個方向的絕對正確。但是在革命中途，中山先生這個方向忽然被拋棄了，法西斯派篡奪國民黨內的大權，結果成爲民族和國民黨的大災難，事實已千萬次的證明了孫中山先生晚年的革命遺規是萬萬拋棄不得的。很久以來，凡是擁護孫中山先生的民主主義傳統的國民黨員，即希望改革國民黨，使國民黨重新回到中山先生所規定的

革命軌道，救中國又救國民黨自己。他們並爲着這個希望而從事奮鬥。最近人民的民主運動，無疑地，更加速了國民黨員中這種自覺的潮流。在政治協商會上，各黨派代表（包括國民黨代表在內）和無黨派人士的代表，一致通過恢復和實行孫中山先生遺教，因此，和各黨派合作認真執行行政協會的決議，乃是國民黨進行改革的唯一的正確道路。

但另一方面，法西斯派作了相反的運動，以對抗國民黨內民主自覺的潮流。本來是他們剝奪了國民黨的革命生命，本來是他們殘暴地壓迫了民衆，本來是他們担負民族災難和民生疾苦的一切責任。爲什麼？因爲正是他們及其特務組織剝奪了人民的一切自由呼吸，同時也剝奪了國民黨內的一切自由呼吸，因爲正是他們及其特務組織，在事實上是一切腐敗制度的保護人，是官僚制度軍閥制度的基本組織者。可是在人的民主潮流正在澎湃洶湧爲衝破一切法西斯的藩籬而奮鬥的時候，當政治協商會議獲得結果之後，中國法西斯派一方面在人民中擴大恐怖主義的自由，煽惑一切反蘇反共、反一切民主派的活動，另一方面又忽然在國民黨內大鬧「革新」運動了。他們把自己裝得好像是「人民的保護者」，他們叫囂什麼「打倒官僚資本」、「肅清官僚主義」了。他們有些口號裝得很「急進」，其中有「反對投機壟斷」的口號，甚至於提出了反對「資本主義」。大概過去在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法西斯黨喊叫過的所有「急進」的辭句和口號，現在中國法西斯派都用上了。法西斯派看到人民和國民黨內民主派羣衆反對法西斯派，及要求改革國民黨情緒，於是倒過來加以利用，自稱爲國民黨「革新」的這一系列的欺騙口號，以求避免自己已被革除，而且還反過身起來革除國民黨內的所有民主派。

要知道，現在國民黨內由法西斯派所指的「革新運動」的實質，就不應該看其形式上的口號，而應該看他們實際上的政策。只要把中山先生的政策和他們的政策作一簡單的比較，又把現在國民黨內民主派的政策和他們的政策作一簡單的比較，就證明他們的所謂「革新運動」，乃是徹

頭徹尾的法西斯運動。

中山先生十三年改組國民黨的政策是聯蘇、聯共、聯合工農、聯合一切民主派；目前國民黨內法西斯派的『革新運動』恰恰相反，是反蘇、反共、反工農、反一切民主派，而這些東西恰是全世界一切法西斯運動共有的特點。

國民黨內民主派主張實行中山先生『和平奮鬥救中國』的方針，實行國內國際的和平，實行各黨派民主合作，實行政治協商會議的民主協議；目前國民黨內法西斯派的『革新運動』恰恰相反，他們渴望繼續內戰，挑撥第三次世界大戰、主張繼續一黨獨佔的『排他』政策，攻擊國民黨內民主派『和其他黨派妥協』。企圖用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推翻政治協商會議的民主協議。

兩個方向、兩個道路，國民黨內民主派在國民黨的改革問題上，要把國民黨推往前進，使國民黨經過自己的民主化，並經過各民主黨派合作的政策，逐步地『與民衆深相結合』（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這是中山先生原來規定的革命道路。按照這個道路，就必要拋棄法西斯的一切垃圾，忠實執行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切決議；法西斯派在改革國民黨問題上，要求國民黨重新推向後退，澈底排斥國民黨內外的一切民主派，陰謀推翻政治協商會的決議，加深國民黨與民族的分裂，這是十幾年歷史經過血腥考驗的錯誤道路。按照這個道路，他們要在新形式下，重新進行法西斯運動，要求一個更強化的法西斯機構，準備把法西斯派原來還站在政治後台的人物，完全直接站在前台來，以增強法西斯派的政治地位，並準備用煽惑欺騙強制恐怖的方法，去進行他們的所謂『民衆運動』，以便奪取羣衆。

國民黨走那一條路呢？是按照中山先生的革命遺規改革被法西斯派所糟蹋的國民黨呢？還是按照法西斯派『革新運動』的道路走去呢？我們是希望國民黨按照中山先生的道路改革的。這路，對於國民黨是好的，也才對於民族是好的。法西斯派反對民主的潮流，把真正的民族利益

，人民利益看成是和國民黨利益相反的東西，而我們則希望國民黨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當成國民黨的利益，認真地克服法西斯的逆流。

中山先生逝世已經二十一週年了。中山先生逝世前夜關於改組國民黨的革命言行，被一切實際所考驗，沒有因為時間而失去光輝，相反，時間越久，它越顯得更加光輝，為中山先生所創造的國民黨，再回到中山先生晚年規定的革命軌道上吧！在這中山先生逝世二十一週年的紀念日子，我們就提出這點意見來送給國民黨。我們認為國民黨內擁護中山先生民主主義傳統的黨員，是會歡迎我們這種好意，是會歡迎人民這種好意的。

破產的政治理論

三月廿二日解放日報社論

國民黨內法西斯派抹煞了中山先生的民主主義精華，却利用「建國大綱」和「五權憲法」作為推翻政治協商會議憲草原則的藉口。其實中國法西斯派所捧為神聖的東西如所謂「權能分職」、「五權分立」等等，早已被十八年國民黨血腥統治所證明是完全破產的了。

請看孫中山先生的態度，中山先生對於「五權憲法」在他的「建國大綱」上明明寫了「試行」兩個字，可見本來他自己也認為是一種試驗的性質，為法西斯派所操縱的國民黨二中全会決議案上所謂「五權憲法乃三民主義之具體實行方法，實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完全是顛倒事實的說法。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並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舉例來說，推翻滿清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是民族主義，但是中國人民不能要等到什麼「五權憲法」才去「具體實行」推翻滿清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又舉例來說，推翻專制、打倒軍閥、實行人民自由權利、民選政府、地方自治這是民權主義，但是中國人民不能要等到什麼「五權憲法」才去「具體實行」這些東西。還再舉例來說，改良人民生活、減租減息、保護民族工業、取締官僚資本等等，這是民生主義，但是中國人民也不能要等到什麼「五權憲法」才去「具體實行」這些東西。相反的，中國人民在幾次革命的期間中，特別在抗戰以來的解放區裏面具體實行了上述的三民主義，並沒有什麼「五權憲法」，又恰恰因為沒有什麼「五權憲法」而得到了各種不同的偉大勝利。

按照中國法西斯派所說，必須有五權憲法才能「具體實行」三民主義，那末在沒有「五權憲法」的時候人民實行三民主義便都罪該萬死，而日本帝國主義專制政體的一切已被否定的、反動的、黑暗的東西，便都應該重新恢復起來，難道這也算得政治理論嗎？難道這個「理論」還沒有破產嗎？

國民黨內法西斯派的企圖，是要藉口所謂「五權憲法」去取消革命的三民主義，事情的本質就在這裏。

爲法西斯派所左右的國民黨二中全会決議上說：「權能分職，五權分立尤爲五權憲法之基本原則，本黨五十年來領導革命悉爲實現此最進步之政治制度，以建立國家而奮鬥，決不容有所違背。」歷史告訴了我們什麼呢？十八年中國國民黨當局實行了所謂建國軍政時期與訓政時期的主張，建立了所謂五權分立的五院制度，在事實上證明了這完全與實行三民主義背道而馳的。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曾是偉大的民主主義，這是中國人民所需要的，是急需實行的；但他的「建國三時期」和所謂「五權憲法」無疑地是和他的三民主義相矛盾的，又是完全走不通的。國民黨當局訓政已經訓了十八年，你們看：在國民黨統治的地區裏訓出一個一個黨專政、一個人獨裁之外還在什麼時候什麼地區訓出了一個什麼民主來呢？世界上任何民主都由人民的自己運動中得來的，決不是有什麼人可以訓出來的，我們老早就說了這真理，而國民黨十八年的訓政更其說明了這真理。五權分立也是在國民黨統治的十八年中「試行」過了，五院制是國民黨十八年來的統治制度，什麼歷史事實可以說明這種「五權分立制度」的結果呢？一切人們都看得見那並沒有什麼「五權」，也並沒有什麼「五權分立」，而只有個人獨裁權，個人的獨裁權力總攬了一切，壓倒了一切。行政不用說了，所謂立法、所謂司法、所謂考試、所謂監察都不過是獨裁權力單純的工具或納碎虛偽的裝飾品，除了個人獨裁權的命令便絲毫無事可爲。十八年來國民黨政府所謂「

五權分立」的五院制度難道除了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之外還有別的東西嗎？難道除了軍閥主義和官僚主義變本加厲高壓在人民頭上之外還有別的東西嗎？難道這些東西還沒有破產嗎？但是中國法西斯派都說這就是「最進步之政治制度」，而且說是「決不容有所違背」。本來一件東西已莫不堪耐了，人人都向之搖頭却步了，我們的法西斯英雄們還要捧為神聖，還以為有市場，這只是法西斯英雄們自己瞎了眼睛的緣故。

權能分開以及所謂政權應歸之「有權的人」，而治權則應歸之「有能的人」，這是「五權憲法」的理論，但是完全破產了的理論。一切歷史事實都證明政權不是抽象的東西，而是具體的東西，政府機關、法庭、軍隊、警察、憲兵等等乃是政權最明白的具體標誌，誰掌握了這一切東西誰便有「政權」，誰便可以統治一切，也即是誰便有「治權」。所以政權即是治權，治權即是政權，這是一個東西，而不是兩個東西。真正的民權主義乃是人民權力變為政府權力，乃是人民權力與政府權力的統一。如果人民和他們的代表不能掌握政府機關、法庭、軍隊、警察、憲兵等等，那就是說人民沒有可能統治國家，人民並沒有政權。如果說在這樣情形下面，人民就有政權，那便是虛偽的假的。十八年來國民黨當局假借中山先生這個關於權能分開的見解，認為他們自己是有人能的人，而人民則是無能的「阿斗」。他們實行了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獨佔了全國的政府機關、法庭、軍隊、憲兵、警察等等，而把人民踏在足下。中國人民的民主運動就是要求改變國民黨這種獨佔，假如在所謂「憲政」中，國民黨依然獨佔國家政府機關，獨佔法庭、軍隊、警察和憲兵，就是說他們依然擁有「治權」，那還有什麼民主之可言呢？人民還有什麼政權之可言呢？那不過是國民黨一黨的「憲政」——也即國民黨訓政的繼續罷了。中國人民中一切政治活動家必須明白國民黨法西斯派所強調的什麼政權治權分工，即權能分開的理論，完全是騙小孩子的詭辯，剝開外殼，其裏面臭不可聞，難道還不清楚嗎？

五權分立假設的出發點是由於把人民看成「阿斗」，也即看成「無能的人」，是由於不信任人民管理國家的能力，因此就拆散人民代表機關的權力，縮小人民代表在實際政治上的地位，結果就讓總統便於集中極大的權力。總統既擁有行政權，而事實上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考試院又完全置在總統指揮之下。中山先生原來想用普選權、創制權、複決權、罷免權以擴大民權，但「五權分立」的假設却又是縮小民權，這是很矛盾的。當然中山先生的錯誤假設是可以原諒的，因為他還沒有看見這些東西被國民黨內法西斯派所利用去造成悲痛的結果。中山先生曾經不是數條主義者，不會把自己的某些意見去在行動上束縛他自己，在改組國民黨時他說過：「我們這次在廣州開會是重新來研究國家的現狀，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又說過：「此次改組，就是從今天起重新做過，古人有言：『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所謂「重新」就是包含否定舊見解舊東西的意義。中山先生背誦過這個可貴的諺語：「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如果中山先生親自看見國民黨訓政和所謂五權分立的種種實際，那末他按着民族人民的利益就有可能自己出來宣佈放棄這一類的東西。可是中國法西斯派一方面蹂躪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另一方面却要把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和「五權憲法」作為他們罪惡的盾牌。很久以來，他們即早把中山先生的所謂「訓政和權能分開」的見解當作法西斯主義去解釋，甚至國民黨首領蔣介石在民國二十年五月五日所謂「國民會議」開會詞上亦做過這樣的解釋。他在那演講詞上把各國「理論之立場概分為三：第一、法西斯主義；第二、共產主義；第三、自由民主主義。」而對法西斯主義作了這樣的介紹：「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論本超象主義之精神，依國家機體學說為根據，以工團組織為運用，認定國家為至高無上之實體。國家得要求國民任何之犧牲，為民族生命之綿延，非以目前福利為準則。統治權乃與社會並存而無後先，操之者即係進化階段中統治最有效能者。」至於中國應走什麼方向呢？蔣介石說：「……致民治之道則必經過訓政之階段，挽救迫不及待之

國家危難，領導素無政治經驗之民衆，是非藉經過較有效能的統治權之行使不可。」這顯然是把中山先生關於「訓政」和「權能分開」的見解和法西斯主義混爲一談。而十八年來國民黨的「訓政」的確是實行了這樣的政治，他們對這種法西斯的「有效能的統治權」的說法又叫做「萬能政府」，但他們的「能」是什麼呢？他們的「能」是在壓迫人民這點上。至於在日寇面前，他們却是如摧枯拉朽的無能了，他們認爲法西斯是「有效能的統治權」，也是至可笑的。你們看德、意、日法西斯們的「有效能的統治權」，現在都到那裏去了呢？

不錯，當時蔣介石還說過訓政「既明定爲過渡之階段，故與法西斯蒂理論有別」。蔣氏在政治協商會議上曾與政協一切代表共同通過各種決議，在最近國民黨二中全會開幕詞上也說過今天中國不能不「變通總理關於建國程序的遺教」。但是國民黨既經過一度十八年法西斯式的統治，他們內部的法西斯派却就要堅持繼續這種統治，不許這種統治「過渡」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協商會議關於憲法的原則確定了中國的國會制、內閣制、省自治制，是使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的道路，又是正確地、變通地、靈活地採取及保護了中山先生民主主義的精華。但法西斯派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上所操縱的關於推翻政協憲草原則的五項決議，則完全否定了國會制、內閣制、省自治制，法西斯派要求的是在實際上完全反對中山先生民主主義的法西斯憲法，他們想經過「憲法」重新明確規定他們的法西斯制度，而基本點即總統的獨裁制。中國法西斯派反對和平、反對民主、反對黨派合作團結，但他們在現在人民的民主浪潮前面不便於公開赤裸裸地一一提出，也不便於公開赤裸裸地把政協決議一一推翻，他們就設法突破一點，藉口「建國大綱和五權憲法」以否定政協的憲法原則，以保留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並繼續他們的內戰職業。

保留和繼續強化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制，這是中國法西斯派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上所作的全部努力。如果他們所企圖的一點突破（即推翻政協憲法原則）變成現實的話，那麼一切政協決定都

推翻了，其結果就會把中國拉回悲慘的老路，這老路就是專制、獨裁、分裂、內戰，這就是中國法西斯派所奮鬥建立的國家。但中國人民能够任令法西斯派把中國拉回這種悲慘的老路嗎？這是决不能的。因此中國共產黨作了下列的聲明，而只有這一方針是對於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有利的。

「中國共產黨絕不動搖地堅持政治協商會議一切決議，特別是憲法原則決議，必須百分之百實現，反對有任何修改，並呼籲一切民主人士與全國人民在準備爲此神聖的任務進行嚴重的鬥爭。

（三月二十二日）

再論破產的政治理論

四月十日解放日報社論

三月二十二日，本報社論會駁斥過國民黨當局所謂「權能分職、五權分立」的破產政治理論。最近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所發表的演說，又把他們所謂「法統」的舊調枯燥無味地重彈一次。「國民參政會」應聲虫似地寫了一條決議，叫做什麼「國家法統不容中斷」。事實上，國民黨內法西斯派所謂「法統」的理論，同樣地早已被十八年國民黨血腥統治所證明是完全破產的了。

蔣介石現在拿出來的「法統」論，是他的所謂「訓政時期約法」，蔣介石說：「訓政時期約法是民國二十年國民會議制定的國家組織法。這一部約法，只有國民大會制定的憲法才能代替。」四月七日，本報的社論已經說到蔣介石所謂「國民會議」和所謂「約法」的來歷。蔣介石說：「我們國民政府就是根據訓政時期約法而成的。」事實恰恰相反，這所謂訓政時期約法，就是根據當時蔣介石的獨裁國民政府而成立的。如果要說什麼「國家法統不容中斷」，那麼國民政府的法統早就在民國十六年蔣介石背叛當時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而在尚未擅自成立其獨裁政府的時候中斷了。民國二十年五月五日由蔣介石所召集的所謂「國民會議」，那僅僅是國民黨內蔣介石一派宰割國民的一種會議，那裏面不但沒有任何國民的代表，而且就在國民黨內，除了當時擁護蔣介石獨裁統治的一派之外，也沒有國民黨內的其他派別參加。蔣介石在這個所謂「國民會

議」的開幕詞中，說明了當時他召開這個傀儡會議的目的：第一、是要按照他所說的「今日舉國所要求者，爲有效能的統治權之行使」，規定一部法西斯獨裁的「國家組織法」，也即是所謂「訓政時期約法」；第二、是要在這個法西斯獨裁的「合法」基礎上，仍繼續擴大其屠殺人民和窮除異己的國內戰爭。蔣介石的所謂「法統」製造出來了這個「法」，不是別的，就是法西斯獨裁法，就是國民黨一黨專政法，就是內戰法；這個「法統」不是別的，也就是法西斯獨裁法統，就是國民黨一黨專政法統，就是內戰法統，在這個「法統」建立之後，國民黨統治下即出現了更可怕的法西斯恐怖，所謂「危害民國治罪法」在全國雷厲風行起來，內戰的規模更擴大了。而在他建立之後四個月的期間，便出現了更大的「效能」，這就是民國二十年民族大災難的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主義是在這個中國法西斯派法統下的大創作。抗戰以來，這個中國法西斯派法統除了繼續其法西斯主義的政令之外，又繼續創作了一種舉世聞名的軍令——即民族失敗主義的軍令。毫無疑問的，這個法統乃是中國一切黑暗和痛苦的象徵。

但是中國法西斯派却認爲這個法西斯法統總是萬萬破壞不得的。蔣介石說：「倘若憲法尙未頒行即廢止約法，則政府竭六個月之力所得到的結果，乃不是和平，而是混亂；不是統一，而是分裂；不是人人可以共循的合法動機，而是人人可以造亂的非法禍胎。這與我們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宗旨是完全違反的了。」這是完全破產不堪的政治理論。事實證明，蔣介石「訓政時期約法」所得的結果，乃不是和平，而是混亂；不是統一，而是分裂，因此，才有必要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因此，政治協商會議才有必要「共商國是，以期結束訓政」（見政協通過的「和平建國綱領」），也因此才連美國總統杜魯門也必要發出聲明，認爲需要修改國民黨一黨訓政制度。難道國民黨一黨訓政必要結束，而國民黨一黨訓政的「約法」倒不應當廢止嗎？蔣介石的說法完全倒過來了，他把反政治協商會議的宗旨叫做政治協商會議的宗旨，把他那「約法」所製造的中

國混亂叫做和平，而把政治協商會議結束訓政及其『約法』因而可以造成的中國和平却叫做混亂，把他那『約法』所製造的全國分裂叫做統一，而把政治協商會議結束訓政及其『約法』因而可以造成的全國統一却叫做分裂，蔣介石及其一派把這種與事實完全顛倒的詭辯來欺騙民衆。但民衆擁護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熱烈，恰好證明民衆是不可以欺騙的。應當着重指出，蔣介石在這裏公開提出如果廢止法西斯約法，即將得到混亂與分裂，這裏面還有更嚴重的意義：這就是說，如果人民和民主派堅持貫徹蔣介石政府所『決不能承認』的政協決議，那麼，他就決心把中國重新導入混亂與分裂，決心以內戰爲維持獨裁的後盾，這是一個極端重大的恫嚇表示，這與蔣介石集團頑強地拒絕實行裁兵復員、頑強地拒絕向人民交出軍隊以便實行軍隊國家化的一連串事實聯系起來，其意義更爲明顯。因此，全中國與全世界不可不在今後密切注視蔣介石的行動。

蔣介石口口『合法』，聲聲『合法』，試問他合的是什麼法呢？難道只有國民黨內蔣介石一派所製造的代表少數寡頭利益的法才可以叫做法，而政治協商會議所協商的結果，代表四萬萬五千萬人利益的法反而不可以叫做法嗎？難道否定了那種法西斯獨裁法、一黨專政法、分裂法、內戰法的『約法』倒可以叫做『造亂』，叫做『禍胎』嗎？

蔣介石之所以在今日要制定憲法的時候，這樣來強調所謂『約法』的法統，是有其深長的意義的，就是說，他口中的所謂『憲政』，不過是一黨訓政的繼續。而不是一黨訓政的否定。他要『把『憲政』當成是他的訓政之一脈相承。大家要把蔣介石這個『法統』的理論和他及國民黨二中全會法西斯派關於推翻政協憲草原則的主張聯系起來考察，便能够容易尋索到其中的祕密。

全國人民和世界民主人士都把政治協商會議看作爲結束國民黨訓政並廢止其『約法』的會議。而蔣介石却是相反。蔣介石說：『如果政治協商會議果真成爲這樣一個性質的會議，我們政府和人民是決不能承認的，否則中國國民黨五十年革命努力的結果，對於全國國民應得的政權沒有

一個交代，而我全國同胞八年抗戰的犧牲也沒有一點意義了。這不僅是政府所不能接受，也是全國人民所萬萬不能容許的。」這就是蔣介石企圖完全撕碎政協決定的自由。這就是蔣介石企圖繼續保持法西斯獨裁法統、一黨專政法統、分裂法統、內戰法統以統治中國人民的自由。蔣介石認為否定這種法統，是「我們政府與全國人民所決不能承認的」，當然你們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政府是決不能承認的，但是受了這種法西斯法統所壓榨而經歷無數災難的全國人民，據蔣介石說：却也特別喜歡這種法西斯法統，並且人民八年抗戰的犧牲，也僅僅是爲着這個法西斯法統，你說可怪不可怪呢？蔣介石又從那裏知道這樣可怪的事情呢？不，原來蔣介石的所謂「全國人民」不過是指蔣介石及其一派。而蔣介石的所謂「全國國民應得的政權」，就是指的蔣介石及其一派應得的政權。蔣介石的所謂「交代」，就是要把蔣介石及其一派的訓政交代給蔣介石及其一派的「憲政」，就是要把訓政時期的法西斯獨裁法統、一黨專政法統、分裂法統、內戰法統，這老一套都轉移到所謂「憲政」中去，這也就是國民黨由法西斯派包辦的「國民參政會」所謂「國家法統不容中斷」的精神。

中國人民怎樣辦呢？當然中國人民原來是爲什麼目標而鬥爭，今後更要再接再厲爲原來的目標而鬥爭。這個鬥爭的目標，就是立即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立即廢止那個禍國殃民的「訓政時期約法」，實現一個國會全權制，內閣制、省自治制的民主憲政，這就是中國人民的法統。中國人民只能夠承認中國人民這樣的民主法統，絕對不能夠承認法西斯約法的法統，應該把蔣介石的話倒過來說，如果承認法西斯約法的法統，而否認中國人民爭取民主憲政的法統，那麼，中國人民百年來的流血奮鬥就沒有結果，而我全國同胞八年抗戰的犧牲亦沒有一點意義了。這不僅是各民主黨派所不能接受，也是全國人民所萬萬不能容許的。

是人民民主的法統戰勝法西斯獨裁的法統呢？還是法西斯獨裁的法統戰勝人民民主的法統呢

？這是極嚴重的鬥爭，但是歷史大勢顯然早已指出來了：人民民主的法統必將戰勝法西斯獨裁的法統。中國法西斯派重彈其破產的政治理論，決沒有可能挽回法西斯派獨裁法統的命運，這已是千真萬確的了。

國民黨內五民主團體聲明

反對二中全会擁護政協決議

（新華社延安五月十一日電）渝訊：國民黨黨內中國國民黨民主同志聯誼會、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務改革委員會、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務改革委員會、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務改革委員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等五團體，日前發表『我們對於本黨二中全会的表示』一文件，聲明反對二中全会決議及法西斯派的反動陰謀，並表示擁護政協決議。他們認為這次會議的真正內容，不但和總理遺教、該黨政綱以及當前人民意志完全違背，而且和該黨大多數真正忠實於三民主義的同志的主張也是違背的。因此，他們鄭重聲明：『真正忠實於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員，不但不同意這次會議的封建的頑固小組組織斷政權包辦黨務的企圖，並且是反對它的，這些決不是真的國民黨員的主張。』該文件痛斥國民黨內法西斯派發起『革新運動』的真正企圖，是想『進一步的達到他們的包辦黨務』，並『希望推翻政協決議各項決議，特別是對於憲草的協議，達到他們繼續壟斷政權的目的。』他們同時認為國民黨之所以成爲『官僚的政治集團』，『黨與民衆隔離』，『黨員官僚化』，『黨部衙門化』，『黨成爲不能解決人民問題之黨』，就是因爲封建頑固的小組織在腐蝕該黨。並認爲國民黨二全會中常委及國大代表的選舉是一套『假民主的手法，其結果就是封建頑固的小組織份子都當選了』，因此，他們主張要實行黨內外的真正民主，首先必須『革除封建頑固的小組織』，革除這些小組織裏面的『官僚黨員』，並『革除』其『把持各級民衆

團體各級黨務機構的事實，以及包辦選舉的事實。」該文件鄭重表示擁護政協決議稱：政協決議和該黨政綱五權憲法精神及總理遺教「並沒有基本的衝突」，「符合人民的要求」，並指斥該黨二中全會封建頑固的小組織陰謀破壞政協決議，修改憲法協議，是卑劣無恥的。

寫在國民黨二中全會的期內

馬叙倫

常有國民黨的朋友們向我說：你寫了不少文章裏，對國民黨的刺激太大了，有些說話也未免過火了，希望你寫一篇和平切實的給我們朋友看看，或者更使他們覺悟多些，可以做改進我們黨的依據。我很感謝這些朋友們的意思，原想早早寫一篇出來，和這些朋友們商榷商榷；但是想來想去總覺得不說則已，說來總會叫這些朋友們看得過火。而且我零零碎碎絡繹寫出來的也不少了，如果國民黨的朋友們綜合起來看一看，也穀做國民黨改進的標榜了。不過光陰過去得太快，我的文章既不會寫，而形形色色的怪象却越來越多。自然，我們沒有直接拿着憑據，不能一口咬定這些行動都出於國民黨的指使。不過在國民黨專政的政府底下發現這些行動，而且多是違背時代潮流，違背民衆意識，作反民主的表現，政府不加取締，而政府對於所謂四項諾言等反作疑雲兩地表示。近來上海新聞曾經時常有被檢查，如本月二日文匯報裏，竟開了整個的天窗，佔了三四平方寸的地位，其他各報上也常有抽掉幾句幾行，成了闕文。就是藉口戒嚴區域，也不過關於軍事的才有檢查的必要，然而往往竟有些漫無限制似的。其實在戰事停止後的平時戒嚴狀況中，人民的基本自由，並不受限制的，如果照這樣情形，那末即使政府明明白白下一道命令宣佈撤銷了各種自由的限制，即使憲法上明明白白規定了人民的各種自由，政府依然只要一紙戒嚴命令，把他們的自由剝奪得乾乾淨淨。所以把這些反民主的行爲，都推在國民黨身上也使國民黨無法叫寬。

我對於國民黨，雖則很不客氣地指出他的錯誤，雖則很嚴厲地責備他，但是我以爲我們中國

要走上民主的大路，因為已經形成了多黨政治的趨勢，自然希望至少有兩黨的競爭，以期國家進步速度的增加。自然，國民黨還佔着多數黨的地位，希望國民黨不要認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為國民黨的失敗，而餒了氣。就使政協的成功真是黨的失敗，失敗也是成功的母親。所以我常常和國民黨的朋友說，希望國民黨自力更生，這些朋友們往往覺得希望很少，我總是鼓勵他們。

現在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裏蔣先生在開會這日的致詞，於檢討今後國民黨努力的方向，指出（一）要轉移黨員工作的方向；（二）要使每一黨員都能認識為民前鋒；（三）要喚起黨員，愛護黨的革命的歷史；（四）要明瞭現在是本黨從根本上整理刷新的大好時機。蔣先生又在四日紀念週裏致詞勉勵黨員：「平心靜氣認識國內外之現實環境，研究實際辦法，不可以表面片段之觀察，作憤慨空洞之議論。」並說：「一切言論行動，必須有目的，有政策，有寬大之氣度，不要斤斤較量一時之得失，會議尤宜發揚黨德，發揮民主精神，並尊重紀律。」又對政協的決議案，謂應促其實施。我覺得這些確實是很扼要的指示。假使蔣先生在三個月以前就這樣地指示了，準不至於發生最近一切反民主的表現，而國民黨在民衆腦子裏的印象，也不至像今日的壞。但是亡羊補牢，究屬不為無益。

第二次大會裏，各中委熱烈的檢討黨務，也表現了國民黨確實尙有更生的希望：如谷正鼎的主張「加強民主作風」；黃宇人強調「黨的革新及團結民主之必要」；又主張「嚴申黨紀」；羅貫華「以三民主義皆未成功，而民權民生尤待努力」；蕭鈺「要求對黨的制度及人事作澈底清算，以明瞭利弊及其責任問題」。我們以客觀的態度，認為都是至誠坦率，不夾有何作用的話來看，也確實見得國民黨還有覺悟份子。假使國民黨份子都能覺悟，前途不但僅有希望，還大大的可以為。

但是我這樣地對國民黨抱着樂觀態度，而國民黨實際呢，已達到澈底腐敗的程度，（這不是

我個人的評判，也不僅是社會的評判，就是國民黨元老裏和覺悟份子也有這樣地評判。是不是容易搬得過來，恐怕任何人也認爲是一個問題。但是國民黨的人們如果願意這樣維持下去，任他的黨自然地消滅，便不用說了。假使他們還想着他們創造黨的孫先生，還覺得「三民主義皆未成功而民權民生尤待努力」，還覺得現在他們的黨趨向沒落的樣子，不是主義失了民衆信仰的關係，而是爲現行制度和內部複雜份子腐敗的原故；那末，由覺悟份子負起責任來改造一下。

蔣先生是國民黨的總裁，掌握着黨和政的大權這樣多年。政的方面，國民有了公判；黨的方面，又鬧到澈底腐敗，蔣先生當然是要對創造黨的孫先生負責任的。而國民黨覺悟份子也得要對孫先生負責任的。好了，現在蔣先生既向他們黨員這樣的指示，而他們黨員裏也有這樣的覺悟，正應當把握着這個機會，把國民黨改造一下。

國民黨如果有改造的決心，我要供獻十二項意見；在我個人觀察，國民黨如果實心實意依着這樣十二項意見做去，國民黨便改造了，我可保險國民黨有大大的前途。如今我把十二項意見寫在下面：

(一) 須重新取得立場，我們曉得國民黨不是普通政治團體，而是一個有很完美的三民主義爲立場的政黨。他不但在歷史上有光榮的一頁，他曾經得到過青年民衆的歸附和擁護，他曾經一度力量及到全國大多數民衆身上。這樣的黨，世界上除了蘇聯的共產黨以外，沒有比他過的。然而現在却爲什麼竟反過來點污了他的歷史？（國民黨過去的光榮是社會公認的，現在的腐敗也是社會公認的，光榮還他光榮，腐敗仍是腐敗，不是可以互相抵賬的。蔣先生往往只將歷史上的光榮向黨員誇勉，不會把現在的腐敗向黨員教訓，所以才會見出趨向沒落的現象。）爲什麼叫青年民衆多難了他？爲什麼他的力量一日縮小一日？（力量的縮小表現在反對他的日多。）我可以說只是因爲他失了自己的立場。

國民黨的立場是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是對外自求解放的對內各族平等。抗戰以來好像中華民族已得解放，尤其勝利以後，居然與蘇英美法並稱五強。但是實際怎樣，我們看了雅爾達協定，那就可以曉得，真正的解放還得我們努力去爭取。講到國內各族的平等，也不是一句說話。如果只是一句說話，清朝末年蒙藏已經統制不住了，中華民國以來怎樣？自然由於我們不能盡扶助他們的責任。現在外蒙却在國民黨統治底下自己解放了，當然我們無話可說。但却有負責任的口號出現，這是多麼寒心？至於民生，只見「江河日下」，到了「民不聊生」，而黨員却有許多成了富翁，那末民生主義只實現在國民黨內，更不必談了。說到民權，若是國民黨專政以後好好地訓練上兩三年，便走上民主的正路，那末抗戰或者可以倖免；就是不能倖免，也不會狼狽到這個樣子，僅僅靠着人家，佔光了五強之一的榮名。退一步說，勝利是國民黨得來的，但是勝利以後怎樣？如果早早政治民主化了，決不會有近六個月來的現象。那麼說來，的確「三民主義皆未成功」。但是沒有成功，只須努力好了，無奈還有被人稱為頑固分子的想法擋住了民主放不，只和民衆做敵對的工作，所以才叫國民黨的歷史，更加上一重點污，更叫青年民衆增加了離心力，更叫國民黨在民衆裏力量，一日縮小一日。這個真正是國民黨的大失敗。如果要改造國民黨，第一須改造立場。換句話說，國民黨已離開三民主義而立在不名主義的場所了，必須重新取得立場。換句話說，仍舊回到三民主義的立場來。這是改造國民黨的新基礎，沒有這個基礎，什麼都不必談。

(二) 須打破黨的自私觀念 國民黨總理孫先生主張訓政，是從革命成功軍政結束而渡達到憲政的一個小小階段，民衆如警學生，國民黨如警老師；學生有畢業日子的，不是犯了無期徒刑一樣，一輩子須老師管教不放手的。而國民黨誤以訓政為專政，看做君主專制政治一樣，可以「一言而莫予違」的；或者看做封建時代家長管家的一樣，子弟都長成了，教育都受過了，（但是

國民黨訓政時期裏，民衆並沒受到民主教育。可是一切一切家長仍就有無上而且無限的權力可以支配着的。因此不覺地以爲國家是我們一黨的產業，鑄成了一個絕大錯誤的觀念。因此日日說「還政於民」，而日日擋住了政不還。等到民要還政，還復支支吾吾；等到被逼得緊了，又要什麼法統上說得過去；等到自己和各黨各派協商定了，還說什麼政協的成功，是國民黨的失敗，說什麼讓步太多了。我們研究不出爲什麼有這樣的觀念，因爲國民黨如果是以三民主義爲立場的，那末民衆的勝利，就是黨的勝利。本來自己早早的說過「還政於民」，那末本來應該無條件的把整個的政奉還於民，怎樣會發生什麼政協的成功，是國民黨的失敗；什麼讓步太多了，倒好像和外國辦交涉的樣子。不是太奇怪嗎？其實只是從把國家當做一黨的產業鑄成的絕大錯誤觀念上產生的。

却有人說，這並不是對民衆說的，乃是對共產黨說的，乃是對各黨各派說的。這又不對，因爲這回的政協，不是上年的國共協商而是各黨各派的協商，各黨各派並不是個人，而是有民衆的。而且不但僅是各黨各派，而是有無黨無派的代表在裏面。從常識上來說，全國老百姓裏除了有黨籍的小部份外，大部份都是無黨無派的。那末無黨無派的代表，雖則人數比較不多，他們背後的民衆却多過各黨各派。如果說他們不是代表民衆的，那末錢新之郭沫若幾個人有什麼特殊資格來參加各黨各派的政協。這樣顯淺的理由，應該人所共喻的。那末除了因有一個錯誤觀念以外，決不會有這些說話的。

改造國民黨必須把這個黨的自私觀念徹底的打破，才能在法律底下政黨一律平等的原則下和各黨通力合作，或個別奮鬥，都能得到民衆的諒解和擁護。

(三)黨須先民主化 我們曉得國民黨的前身是同盟會。孫先生組織同盟會，會員都是弟兄，孫先生是個老大哥罷了。後來會員逐漸擴充了，加盟的朋友，青年們居多數了，大家佩服孫先生。敬仰孫先生，又因爲他年紀大，所以大家都叫他先生，也不過和學生叫老師做先生一樣。把

老師擡到和天地君親並列起來，這是封建制度底下的產物。師弟子原來不過先覺後覺知識的授受關係，和朋友沒有什麼根本上區別的。後來國民黨制度漸漸完備，孫先生擔任了總理職務。總理就是總辦的別稱，是一個辦事領袖的意思，並不合到可以自由裁決一切的意義，可是從孫先生逝世以後，國民黨並總理這個職位也不再設，顯得黨更民主化了。

但是後來竟會效法日本政黨的制度，來一個總裁。高高在上，不但總辦黨事，而且漸漸地竟裁決黨事了。因此國民黨制度雖則有合議的形式，而實質已變成獨裁。我們還聽到黨員在大會上發言，竟會得罪、被罰，向總裁三跪九叩首賠禮的怪劇，騰寫在外國的報紙上。就說這個或者是外國報紙上挑撥或誣蔑的舉動，並非事實，但是「空穴來風」，總得有些影子。所以近來已聽得有黨內民主化的口號了。的確，國民黨主張的是三民主義，當然國民黨也應該民主化的。況且現在國民黨內部極其渙散，當然原因是已不需要每個黨員來共同負責，正和君主專制時代，人民和國家會脫節的一樣。據我們所曉得的國民黨內部情形，對黨真正忠心的份子，沒有不抱消極的態度，因為他們並發言的餘地也沒有，說得不投機，中央委員還要受訓斥的。

應該民主化的國民黨，會變成獨裁的國民黨。好像古代部落時候會行民主制度，後來進步形成國家，反變為君主的。不過原因並不一樣。不過無論怎樣，國民黨的獨裁制，只是促使他變成官僚化，只是削弱了他在民衆裏的力量甚至會使他由沒落而消滅。所以改造國民黨，必須使黨先民主化。

(四)須與官僚絕緣 什麼叫做官僚？官僚本來應該叫做官寮，原本沒有什麼惡劣的意義因為官寮這是辦事的地方。現在我們聽見官僚兩個字，立刻有一個不好的印象，如果人們說我像官僚，便會認為他們是侮辱我的。官僚爲什麼會被人輕視，甚至討厭到這個地步？我記得世說新語上有一節說到官的，似乎有「官者棺也棺是盛尸臭腐之物」這樣一個意思，大概晉朝人對於官僚

已看不起，原因是因爲他們腐敗。那末這件事真是「千古同慨」也，真叫人要同聲一哭。但是世界上那一個國家沒有官，現在強國如英美蘇聯，他們的官吏，並不見得都被人看不起。他們的官吏也不見得都是腐敗，爲什麼我們中國從古到今，官僚和腐敗好像先天性的聯合結了「不解之緣」？這個原因，倒容易說明，我們只看歐洲黑暗時代，也有這個現象就明白了。

原來君主時代的官，不過是君主的奴隸。奴隸對於主人，只有受命令的義務，所以俗話有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是說臣的生命都交給了他的主人，何況其他？君主時代的官是以服從爲原則的，所以「面折廷諍」是歷史上要大書而特書的。

我們看到春秋左氏傳上說：「臣有十等」，曉得古代奴隸還有奴隸，所以官僚在他的主人面前，服從得了不得，但向他的奴隸面前，却是臭架子擺得了不起的大。

兩個月前，有一位國民黨中央委員和我談到現在的政治情形，我問他：你的感想怎樣？他說：澈底腐化。因此我們就討論澈底腐化的原因。他說：我看只是因爲每個人都有權欲。他跟着說：權欲兩個字是我定的名稱。某先生說（也是中央委員，而且大名鼎鼎的中央委員。）權欲這個名詞太生了，叫他做支配欲罷。我接着說：我也這樣看法，不過我叫他做領袖欲，實際都是一樣。不過拿我上面的話來證明，領袖欲算有些來歷罷。

做領袖的起初並不一定要人家唯唯諾諾，而且很要人家忠心於我。但是結果叫人家非唯唯諾諾不可，非口是心非不可。因爲做領袖的本來不必定是才指出羣，一切都蓋過人家的。因爲人家的擁戴他，尊敬他，有權術的更拿幾件事來試試他的部下，便引起他們的畏懼心。漸漸地他就忘其所以，作些威福，增加他們的畏懼。大家就以少說話，爲侍候主人的要訣。而他更「詭譎之聲晉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因此就是真正要盡忠於他的人們，也灰了心，不願也不敢再有什麼表示。官僚的風氣，就從此養成。而一層一層的領袖都如法泡製，那末官僚的風氣，也自然擴大。

了。

官僚風氣既成，做官的唯一目的，自己的利益要緊，天要塌下來了，你做領袖應該去頂；地要陷下去了，你做領袖應該去填。我們呢，高官厚祿，良田大屋，嬌妻美妾，抱子弄孫，錦衣玉食，呼奴喝婢，聲色當前，絲竹盈耳，極人間的樂事，享無雙的幸福，就是主人換了，與我沒相干，一樣可以做五朝元老，如果操得鮮卑語，更是不怕沒官做，我們看過官場現形記，也就可以曉得此中竅妙，一言以蔽之，曰：利己主義。

我們在平日看見各級政府的官吏，已經是大小責任能避得去的儘避了他，可弄的無所不弄，得到勝利以來，就我們目睹耳聞，正是好像「縱虎狼於民間」任你主子三令五申，我們最多不過躲一躲風頭。好在我們都是主子的心腹，你也疼得我要命，因此結果是「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我說得官僚們這樣地毫不留情，我想國民黨的覺悟份子應該明白。如果要改造國民黨，就該和官僚絕緣了，但是黨不民主化，沒法和官僚絕緣的。

(五) 須先統一內部我們常聽得國民政府主席談政令須統一，但是蔣先生在國民黨的地位是總裁，國民黨內部是否統一？這是天曉得。自然，在總裁制度下，我們從沒有看見國民黨有不統一的表現。但是外間為什麼傳說派別有六七個的多，而且不可否認的，彼此對立都到尖銳化。我們早聽得黨內無派的口號，為什麼居然有這樣許多派別傳到人們身鼓裏。而這些派別各有各的作風，就是勝利以後，各處畸形的現象，傳說也由於這些派別製造出來，那末國民黨的力量在民衆裏一日減一日，民衆對國民黨的印象一日壞一日，都是由於國民黨內部的不統一。

國民黨內的不統一，無疑的，也和領袖制是有密切關係的。做領袖的究竟只有兩隻眼，兩隻耳，兩隻手，兩隻腳。因為要作些威福，不能都是直接行動，就得備用一部分人來供使用。這樣形成了偏信，這些人受寵若驚，自然呼朋引類，分工合作，來討好主子；主子又是「因材施教」

「，因此派別就多了。主子曉得了這個情形，更覺正是辦法，爲要發生神妙作用，便利用他們的矛盾。這樣一來，在領袖個人真是無往不利，可是整個的團體自然發生障害。譬如人身整個機構的各部分都和生理有關，現在偏用某一部分或幾部分，這一部分或幾部分特別發展，在整個機構的生命上來看，必不是頂好的現象。

老實說，一個政黨內部統一，是絕對的原則。如果因爲政綱政策的關係發生分裂，如同「主義」，而因緩急進的關係分裂爲左右兩派，只是不得已而且無益的。如果並非這樣的問題，那末完全是爲個人作用而發生派別，雖則無關大體，可是社鼠城狐，城社可以爲他們弄壞的，而且這種派別和官僚有時一而二有時二而一的，所以我以爲國民黨如要改造，統一內部也是一件重要的事。

(六) 須嚴格整頓黨風現在國民黨的黨風要分兩面來說，一是黨的作風，如谷正鼎說「加強民主作風。」換句話來說，如昆明慘案重慶校場口活劇的作風，至於費肇教授會失蹤，楊潮記者會瘦死，雖則不能咬定這也是國民黨的作風，但在一黨專政底下難逃這種責任。所以衆口嗷嗷，幾至鑠金。我們以爲這種作風，無異國民黨自掘墳墓。因爲對於國民黨絲毫沒有利益，而反激動民衆對於國民黨的惡感，使國民黨在民衆裏的力量，一下子銳減的。這些事件是有極大關係，因爲人是有極大同情心的動物，所以說「人爲萬物之靈」，所以說「萬物之性人爲貴」。我常體貼到人的同情心總是給與死者爲最大，所以在一個政府黨的地位，如果一幹這些事，就會失去民衆對你的同情。真是是非非的公道，也是人類的高尚道德。而且這裏失了同情，還會影響到別的方面，例如東北的事件雖則各處也有學生的遊行，似乎社會上不甚起勁。這是什麼原故？不是他們不愛國，只是他們對政府失了信任，橫豎你對我們怎樣。我們應得的權利措住了不給，倒要我們來負這樣的責任，我們愛國不必也用這種方法來表示，這種消極的不與政府支援，不是從這件事直接產生的，不是對於國事的淡漠，而是對於政府表示其淡漠。然而現在政府是國民黨專政的

政府。

另一方面，當然是指國民黨黨員的作風。這點，我簡單地說，現在黨員太官僚化了。（自然也有不官僚化的）黨老爺的口號，隨處可以聽得，就是證明。

一黨的作風，表示着他的精神。國民黨過去的作風，已不能盡滿人意；近來的作風，「每下愈況」。這樣不是國民黨精神墮落的表示嗎？如果改造國民黨，便須嚴格地整頓黨風。

（七）須重立信用以取民心國民黨以三民主義來號召，打倒北方軍閥，取其政權而代之。二十年來「三民主義皆未成功」，不是三民主義不合國家和民衆的需要，而是國民黨並不履行三民主義。杭州有句俗話：「出喪忘記棺材」，正好將他來作比喻。那末說三民主義皆未成功，還是國民黨黨員聊作安慰的話。

二十年來每年有某屆某次中全大會，還有各種特別會，會了後總有一篇洋洋大文發表出來，而蔣先生又在元旦呀，國慶呀，特別事故呀，也發表了不少洋洋大篇的文章，都是堂皇冠冕，甚肝灑膽，爲國爲民的表示。我們起初一讀一擊節，現在呢，我們或者在茶餘酒後拿來消閒，倒可以做話柄，利談助。因爲雖非刻板文章千篇一律，總是徒費紙筆，等於不兌現的支票。兩次一來，就失信用，何況從來不曾兌現過一次。那末拿了一疊支票，俗話說：「措髀股，嫌罪過，」正是這樣東西。

國民黨的信用既等於零了，國民黨如想改造，如果不從重立信用上做起，恐怕隨你改造得怎樣，還是無濟於事。因爲政黨不是戲園。只要功架巧，唱口好，博得看衆聽衆一朝一夕的快樂，就算完了他的任務。他是要拿出實在東西來給民衆，必須使民衆從身上得到安慰，才會心上快樂的。他們肚不得飽，身不得煖，上漏下溼，觸處荆棘，你只給他們一張不兌現的支票，包你不接受的。孔老先生說：「民無信不立。」國民黨要在民衆心上立起信用來，祇有拿出實際適應民衆

需要的東西來。

(八)須從政治上爭取民衆國民黨沒有開出支票，這是開張大吉，民衆却「舉欣欣然有喜色」；等到開出支票，民衆還希望不久可以兌現；既然支票絡繹不絕地開來，而竟沒有兌現的日期，民衆自然「望望然而去之」。這時候，如果有別家銀行開門，自然也要去探頭探腦。如果別家銀行的牌子也不假，支票來得硬真，自然和他做交易，這是平常道理，鄉下老兒，都不教而知的。所以你雖則老牌，而付不出現錢的銀行，總不能吸收買賣和他競爭。國民黨已經成了老牌而付不出錢的銀行，却怨人家來攔奪你的買賣，這個道理恐怕不必聰明人也會給你評判一個不是。國民黨總覺共產黨像是攔奪他的買賣的。自己不能出貨，可是夥計還多，打手也有幾個，就和共產黨來拚個死活。據我的愚見。恐怕這不是爭奪買賣的正當辦法。

兩個政黨，或者還不止兩個政黨，大家都要民衆，自然祇有拿政治來做招待員。這是無疑的。國民黨以前雖鑄了重大的錯誤，可是並不是失敗在三民主義上。那末本錢還保存着，儘可運用，再來開張，看看誰的本錢充實，誰的金銀成色好，儘可競賽一下，招來顧主，我想顧主們決不會有眼無珠。現在共產黨似乎已搶了國民黨第一步應做的工作去做了，國民黨理當手忙腳亂，但是快快準備第二步，不是沒有辦法的。

(九)須着意到直接生產的民衆依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應分是着意到直接生產的民衆。這些民衆是佔了中華民國國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絕對不得輕視的。可是國民黨二十年來對於直接生產的民衆，實在不曾去着意。農民是始終未接近過；工人呢，不過招攬了那些剝削工人的工頭，仍就是有將無兵，而且這些兵到了戰場，還會槍口兒先對着自己的而放的，豈不危哉？豈不險哉？而且這兩類以外的民衆，也吸收不到他們百分之幾。在這樣情勢底下，要和別黨競爭，除非他們也是這樣，如果有一個不是這樣，就得坐輪。所以我以為國民黨真要改造，這一點非常着重

。乃據我看來，國民黨現在正在那裏努力爭取工商業的資本家，雖則也是一道，但不是實現三民主義的基本政策。而且專走這條路，還會得更深刻的官僚資本化，那末國民黨會得就此送終。

(十) 黨員須充分了解主義孫中山先生創造的三民主義，對中國來說，的確是救國主義。因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沒有一個不是中國所需要的。但是在國民黨專政二十年裏，竟一個主義都沒有把他從我們自己手裏實現出來。僅僅一個民族主義，借了這次大戰的力量，算有了些邊際，真叫中國國民慚愧着。我想做國民黨黨員，更應該慚愧欲死。但是爲什麼國民黨專政了二十年，竟不能把他實現？我以爲這是國民黨黨員對於三民主義太少充分的了解。孫先生說：「知難行易」，竟應用着了。假使黨員都能充分了解了，怎樣會不去行呢？這是從理論上來說。如果從事實上來說，馬克斯的共產主義，爲什麼會有許多人去開發他，而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就沒有幾個人能說得清楚，豈不是一個證明。國民黨擁着幾百萬黨員，如果真是對於三民主義都不能充分了解，那末黨員自然不會爲三民主義努力。而另一方面，却大家都會做官。所以國民黨會官僚化，所以至於徹底腐敗。如果要改造國民黨，必須要黨員都能充分了解三民主義，才有新生命的希望。

(十一) 須打破保守性鼓勵前進國民黨的性質，應該是前進的。但是從最近的情勢看來，表現着很濃厚的保守性。這話怎樣講呢？政治協商會議明明是人民方面要求前進的表現，而國民黨必多方搆難，幾乎樣樣要三反四覆，才得雙方允洽。照理來說，政協的決議，那一件不是平平凡凡，都是民主政治的必然性，都是一句話可了的；然而竟大費口舌，甚而至於彼此面紅耳赤。像停止內戰，還要盟國特使深夜的督促，傳說還被壓迫而後才發佈停戰命令。政協開了三星期，等於拉鋸戰，國民黨竟無勇敢前進的氣魄。而首都整軍會議裏一付對聯，上一句是「增加革命武力」，我們看了，只覺得國民黨念念不忘武力，難道還沒覺悟到用武力的時期已成過去？況且

革命尚未成功，只是孫先生的遺囑，我們在今日把孫先生遺囑全部來看，僅僅賸了國民大會尚未開幕，難道還要革命一次再開幕嗎？況且狹義的革命，是手段，不是目的。廣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窮的進化，難道國民黨一輩子講革命，那末從十六年來的二十年裏做些什麼？怎樣能够「自圓其說」。

還有蔣先生在上海檢閱三青團的時候，勉勵團員說什麼「共生死，同榮辱。」這也不容易使人了解。以愚見去推測，似乎和整軍會議裏的聯語是一樣的意義。那末蔣先生還在那裏勉勵黨的青年，增加保守性。因為這在國民黨的總裁，國民黨的三青團團長立場來說，明明也在那裏懊悔政協裏讓步太多了，要鼓勵他們來守老家，那末豈不是國民黨真意還是不願走上民主的大道，假使這樣看法又不是，我們真正沒法「妄測高深」。

總之，國民黨必須打破保守性鼓勵前進，才有新生命。國民黨必然承認共產黨為當前的大敵，共產黨本來比較國民黨是前進的，但是現在他反倒退了。因為他重現實，要從現實上爭取民衆。但時代輪子前進的，現實是不停留着的，國民黨要有新生命，必須乘這時期預備着趕前一步，否則你總跟着他的尾巴，不得出頭，要想再用武力來爭奪民衆，必先為民衆所厭惡。就使你從武力上得到勝利，你仍就會失敗的，因為武力只是工具。

(十二)須勉勵政治道德勿再仇視異黨。世界都曉得了，中國已經和平團結，走上政治的正軌了。那末，在法律的面前，各個政黨都取得平等地位了。雖則從前互相仇視的，以後應該折衝樽俎，大家平心靜氣，都以民衆的利害做對象。除了拿政策來爭取民衆，自然是互不客氣的，除此以外，還是禮讓往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那末，政治真上軌道，國家真見和氣。

依我的看法，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做到極處和共產主義會合流的。只是看雙方的策略和手法怎樣。這一點在今日大家聽了定多駭怪。從我的研究來說，可能性很大。所以我敢這樣地說，

所以我覺得雙方更應該平心靜氣，禮讓往來，澄清了現勢，慢慢地互相研究。

至於共產黨以外的各黨，不用說，在有了這兩大黨，他們實際上不過湊和湊和，雙方都可拉做朋友，更談不到恩仇。

我貢獻了這樣十二項意見，對於國民黨，自謂不但沒有些惡意，實在可算得十二分誠懇，希望國民黨建立新的生命。人們還有什麼高見，我自然希望給我修改和補充，但我想這十二項意見，或者不會滿被人們否決罷。

六屆二中全会是國民黨新生命的產生，或從此落沒而至於消滅的關頭，國民黨本身自然早能瞭解，不待我來喋喋。但是我希望如果沒有出於我這十二項以外的高見，也聽聽黨外人的說話，「狂夫之言，聖人拜焉。」

末了，我希望國民黨不要被時代輪子碾壞了。

三十五年三月六日晚在上海

二中全会的內部鬥爭

上海蘇聯時代雜誌時評

國民黨內部的法西斯頑固份子。不但決心摧毀黨外的一切民主成就，而且決心摧毀黨內一切民主勢力與傾向，他們認為政治協商會議是國民黨的失敗，是少數佔居高位的國民黨員出賣黨的利益向異黨妥協的結果，因此他們主張「實行黨內民主」，企圖把國民黨同意實行民主的團結的政策決定地扭轉過來，以推翻過去數個月來在國民黨參加下面所獲得的各種巨大成就。他們號召黨內的「革新」，所謂「革新」，拿他們過去的話來說，就是「以法西斯的魂還國民黨之身」以法西斯的綱領重建國民黨，使國民黨由稱爲一個強大的響應民主運動的因素，變成爲一個強大的鎮壓民主運動的因素。由於他們在國民黨內部擁有相當深厚的基礎，在本次大會（指最近國民黨的二中全會——編者註）裏，他們以挑戰者的姿態出現，不斷「以表面片段的觀察，作憤慨空洞的議論」（蔣介石語）毫不掩飾地表現出他們對政治協商會議、國共團結與中蘇合作的尖銳的敵對。他們一再提到「黨的利益」，在他們看來，不是人民的利益而是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因此一切民主措施被認爲「黨的威信在民衆中降低」。他們批評和反對一切有利於國內和平民主團結的政策和那些在過去數個月與實現這些政策有關的黨內人物。我們沒有聽到他們批評與責罰製造內戰、包庇漢奸、縱容敵寇、殘害人民的人員，他們所攻擊的是馮玉祥、宋子文、張羣、王世杰、邵力子，翁文灝等，因爲他們有的參加國共談判，有的負責中蘇外交，有的贊成民主，有的則因爲

他們是政學系的人員。他們甚至要求開除馮張王邵四人的黨籍，理由是他們「不忠於黨」。

據說本次二中全會發生的爭論，是國民黨有史以來所未有的。這黨內空前的爭辯不發生於國民黨未得政權或已得政權之時，而恰恰發生在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行將結束的時候，是毫不奇怪的。一個實行專政達十八年的政黨，當牠迫於內外形勢而不得不將政權交出時，竟不會遇到黨內某些人員的反對，那是不可想像的。美國府特律自由報的批評是很恰當的，他指出：「國民黨中的老衛士。（就是馬歇爾將軍口中的頑固份子，當然，也等於中央社的另一個比較好聽的譯名「不妥協份子」——筆者），掌握政權和享受特權。因而自肥者，是不歡迎這一變更的。」同樣，舊金山無線電評論家史溫在二月二十五日也說：「國民黨內常有一種人，他們熱望保持一黨專政，而不願見中國獲得和平與統一。」他指出這些右翼反動派的活動，「就是摧毀最近會商的已成就的建設性的工作。」一句話，國民黨內頑固份子的一切鬥爭，其基本目的是爲着保持十八年來一直爲他們所把持的政權，要獨霸政權首先必須拒絕人民的一切鬥爭，其基本目的是爲着保持十八年來必須在國內引起嚴重的混亂，俾便實行殘酷的軍事鎮壓，所以一切法西斯主義者反對國共合作反對實行整軍，反對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就，因爲所有這些都促成了中國的和平與民主、團結與統一，而和平與民主的實現，便是一黨專政的死亡。

反動陰謀集中表現

——上海蘇聯時代雜誌時評

期望國民黨二中全會帶來好消息的人，現在都大失所望了。這會議對日漸惡化的國內形勢，並沒有起了澄清的作用；相反，由於牠所宣佈的各項決議，使民主、和平與團結的運動，遭逢政協閉會以後從未有過的惡劣局面。

二中全會的各項政治決議，再一次地表現了國民黨內大多數有力份子，對他們所宣佈的或同憲簽訂的各項決定，依然缺乏忠實履行的誠意。政協的五大決議，跟去年的雙十國共協定，今春的停戰協定，和政協開幕時提供的四項諾言等一樣，在被迫接受之後，立刻又在實際行動上加意推翻。蔣主席在政協閉會時，曾向全國這樣保證：

「本會議所決定的各項方案，……都是大家竭誠洽商的結晶。我敢代表政府先行聲明，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規定手續之後，即當分別照案實行。」

今後中正不論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應盡的責任，忠實的堅決的遵守本會議一切的決議。

就在提供這保證的五十天之後，二中全會已在「妥籌補救」與「捍衛主義」的藉口下，通過了推翻政協決議的議案。

二中全會決議在實質上違反政協決議的地方，主要的有如下二點：第一，是對於憲草，國民

大會組織與職權，立法院與監察院的權限和省憲的制定等所作的修改；第二是關於國民政府委員產生手續的修正。這兩項是極關重要的，因為牠將是國民黨是否放棄獨裁和中國政治是否走上民主制度的先決條件。國民黨內的某一些人，對於保持他們一黨的統治地位，似乎較之促進民主團結還要有強烈的興趣，因此他們以第一項，將國民大會（在本次的國大代表中，有絕對多數戰前為國民黨所圈定和指派，而被國內外指責為完全不能代表民意的人物）代替國會，並擴大總統與行政院的權限制弱或甚至挖空立法院與監察院，取消保證地方自治的省憲以加強中央集權。以第二項來確定國民黨的統治地位，規定國民黨以外各黨派參加國民政府的委員須由國民黨推任與通過。所有這兩點，實際上只為着一個目的：即保持國民黨的一黨獨裁，而這恰正與政治協商會議和全國人民的要求完全相反。

國民黨中執會祕書長吳鐵城三月二十日對中央社記者的談話，不但沒有解釋了外間的「誤會」，反而更進一步使外間相信二中全會的確違背了政協的決議。應該指出：政協的一切決議是在各黨派互讓之下獲得的，國民黨參加政協的代表，在五十天前，既對那些決議舉手，那麼牠就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對最重要的決定，提出「較好意見。」（吳氏談話會說：「本黨認憲法為革命之目標，關於國家大計，不能不慎重考慮，且政治協商會議原有了解，如有較好意見，可提出共同協商。」）同樣，關於各黨派參加政府委員產生手續的問題，吳鐵城強調訓政時期約法，並且斷章取義，我們請把政協決議的附註與吳氏的談話對列於下。

政治協商會議關於政府組織的決議附註是：

（一）國民政府主席提請選任各黨各派人士為國府委員時，由各黨各派自行提名，但主席不同意時，由各該黨派另提人選；（二）國民政府主席提請選任無黨派人士為國府委員時，如所提人選有為各被選人三分之一所反對者，則主席須從新考慮，另行選任之。」

這就是說，國民政府委員是由主席（注意，不是總裁）和各黨派協商選任，而不是跟國民黨原提議一樣：由主席「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或中常會提請選任。」可是吳氏談話却這樣說：「依照訓政時期約法，國民政府委員應由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政治協商會議關於擴大政府組織之決議，附註內明白指出，國府委員由「國民政府主席提請選任」，當時共同了解，即係由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

遺憾的是吳氏的「共同了解」只是國民黨內某些份子的「共同」而已，因為只有國民黨的某些人才把「黨」了解為「政府」，把「主席」了解為「總裁」，把人民應有的民主權利了解為國民黨「欽定」的賜與。為什麼各政黨參加政府的代表要經過國民黨的通過呢？這是黨主，不是民主。國民黨許多人認為改組政府是國民黨的極大忍讓。這是極錯誤的一種說法。國民黨究竟「忍」了什麼？「讓」了什麼？政權應為人民的代表所行使，而國家應屬於全體人民，並不是屬於國民黨。國民黨今天的政權，事實上從未得到人民的正式同意，因為沒有一個中國人會為國民黨投過一張票，以說明牠的政權的取得會經過民主的合法的手續。而現在，在高談民主的時候，竟要求各黨派代表必須由國民黨提請選任，這是於理不合，查無實據的。

自然，即使是最愚笨的政治家也懂得，今天在形式上公開而又昭彰的反對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必然要受到國內外的激烈反對，徒然暴露了本身的醜惡面孔。因此我們對於國民黨二中全會的字面上的贊同那些決議，一點也不覺得奇怪，如果牠不在表面上作出這種姿勢，那才奇怪。但是香蕉皮不能當香蕉吃，我們注重的是實際，這就露出了黃鼠狼的尾巴。二中全會的決議在實質上的違反政協精神是昭然若揭的。

報上對於二中全會的報導，羅列着許多八股的公式，但就是從那些官樣的文章中，還可以容易地嗅出一股反共的臭味，正如文匯報社論（十九日）所說：二中全會表現出了「把實行決議的

責任，多推在共產黨身上」的那種「功則歸己，過則責人」的態度。自我批評是一個政黨是否進步，是否忠於人民利益的一個尺度。反對民主的政黨是不能也不會發展自我批評的精神的。唯其如此，我們看到的是粗着脖子高喊「統一」，獨裁的法西斯的「統一」，而毫末聽到一絲微弱的民主的聲音。

二中全会之所以成爲政協會以來法西斯份子反動陰謀的一個集中表現，顯然不是偶然的。在國內，政協以後法西斯份子的一連串反動（表現在對人民和國民黨內民主勢力的壓迫），是這麼強大，以致在國民黨中已取得了優勢，過去被迫擁護的政協決議的一部份人也爲之動搖。在國外，美英與蘇聯的矛盾的發展，以及美英當局的反蘇態度，也直接間接鼓勵了中國的法西斯勢力。此外，人民的自由又只是望以止渴的酸梅，他們的反民主陰謀，顯然得到極大的便利。

就這樣，殘酷的中國國情，又再一次地警告每一個民主戰士：中國的民主革命是長期而又艱苦的。

各方評論

民主同盟聲明將拒絕參加政府與國大

（新華社延安三月二十三日電）合衆社渝二十二日電：民主同盟今日表示：如國民黨不遵守政協決議，民盟將拒絕參加國民政府及國民大會。該同盟聲明：「內戰已在威脅東北，如不迅速派遣執行小組至東北，則內戰將擴大至全中國。」該黨負責人之一羅隆基宣稱：「民主同盟與共產黨要求國府委員會四十席中之十四席，留與國民黨二十席，無黨無派及小黨派六席。」並稱：「如果要求被拒絕，而僅佔少於十四席的位置，則民盟即可能拒絕參加此種政府。雖然青年黨方面容商過，而上述數字即已指出：國府委員會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數才能表決，國民黨仍舊佔優勢，因青年黨是親國民黨的。」又據羅氏宣稱：「政協會綜合委員會將於星期日或星期一討論會議所達到協議的條文，並可能討論聯合政府的各部問題。」羅氏說：「政府一再要求少數黨派提出國府委員名單，但民盟要求行政院及地方政府的名單同時準備。」民盟聲明：「如果當權政黨不遵守政協會協定的話，民盟保留不參加國民政府或五五國民大會之權。」他並譴責國民黨在許多地方壓迫少數黨派，包括重慶在內。民主同盟並聲明：「非至東北情勢獲得正當解決，並且非至聯合政府勝利組成和政協憲草通過之日，我們不能過於樂觀。」

張瀾嚴正譴責二全會破壞政協決議

（新華社渝三月二十二日電）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氏昨日對本社記者發表談話，譴責國民黨二中全會破壞政協決議，陰謀維持一黨專政。張氏稱：政治協商會議會期中，就政府改組問題爭執最久，各黨派堅持最烈者為：（一）各黨派自行提出國府委員，由國民政府主席選任，不能提交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二）國府委員會必須有決策權與用人權。久經協商，始獲得國民黨代表的尊重而達成協議。這次國民黨二中全會決議，把第一點全部推翻，不僅決定各黨派所提國府委員須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選任，並且還通過「如各黨派人選在二中全會閉幕前不能提出名單，則由國府主席提請常委會選任之。」第二點也是加以混淆。國防最高委員會為暫時最高決策與用人機關，其權力移交國府委員會，正是政協各黨派力爭的結果。此點閱吳鐵城先生二十日談話亦已承認，但國民黨二中全會決議中「戰爭業已結束，國防最高委員會應即撤消，恢復成立中央政治委員會為本黨對於政治最高指導機關」，其行文，明明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以代國防最高委員會，而其目的，無非在維持其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實質，想把各黨派參加政府變成請客。國民黨二中全會違反政協決議，不能不加重視。如果這些事情不弄清楚，我們同盟為對國家負責計，不願貿然參加政府。

章伯鈞等對二中全會的觀感和希望

（新華社渝三月十七日電）國民黨二中全會即將閉幕，民主同盟章伯鈞羅隆基諸氏，頃對民主報記者發表對該會的觀感和希望。章伯鈞稱：國民黨二中全會是考試國民黨是否根據三民主義的民主精神，如該黨在民國十三年時一樣的走向民主政治之路。全國人民對國民黨二中全會，應有監督之責任，要切實協助該黨黨內真正的民主力量的發展，來克服反動勢力。羅隆基稱：國民黨

二中全會中，竟有少數反民主份子，藉反對修改五五憲草爲一種威脅企圖達到破壞政協決議。這些人和世界法西斯的代表一樣，一定會被中國人民中國民主力量 and 國民黨內的民主人士所匯成的民主洪流所淹沒。李公樸勸告國民黨頑固份子要認清國內外民主潮流，不要堅持自己的錯誤。張君勸認爲國民黨內有少數人，希採用總統制是不對的。他們以美國亦實行總統制爲例，殊不知美國國會實具有駕越總統及政府之權力。章乃器說：「聽說國民黨二中全會中，有少數人認爲政協決議違反中山遺教，我認爲政府之推行新縣制，把省自治制取消，才真正違反中山主張，而政協決議才會真正的符合中山遺教。」

張東蓀談憲草原則不容修改

(新華社北平三月十五日訊)「政協會所決定之憲法原則，不容任意修改。」這是張東蓀先生對記者關於某些反動份子妄圖修改憲法原則的詢問時的答覆。張先生首稱：「憲法乃將來國家制度之原則，是適合於各黨派及全國人民利益的百年大計。因此不應藉作少數人利益鬥爭之工具。憲法是制度，不是工具，不是專爲目前，主要是爲長久的將來。國民黨內一部份人死抱住其目前黨派利益，斤斤於內閣制或總統制之爭執，拿憲法來玩手腕，實在是未超脫狹隘黨派利益的作法。」繼稱：「余以爲政協會決定的憲法原則，不容任意修改。蓋目前首要關鍵並非憲法問題，而是各黨派誠意合作的問題。只要黨派間具有合作誠意，內閣制或總統制均無不可。倘第一步能互有誠意，和諧合作，第二步談憲法尙不爲遲。只有在政治上具有誠意，才能談得上制度的建立。否則，無論什麼憲法，都將成爲紙上空談。」當記者詢及「北平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情形時，張先生稱：「余已建議該會迅速辦理釋放北平憲兵司令部稽查所所押之若干政治犯。昨蒙張懷、黃宇人

委員答覆稱：「釋放政治犯事，我們一定去辦。」結果如何，尙待事實證明。此後該會是否誠意保障人民自由，亦只有證諸以後事實。」

(三月十八日北平解放報)

張東蓀揭發法西斯派內戰陰謀

(新華社延安三月二十九日電)民盟張東蓀氏二十日在新華日報發表「各黨派長期合作的協定之提議」一文，力稱「政協會閉幕以後，空氣反不如開會時，滄白堂、校場口、搗毀新華日報與民主報等等事件相繼發生，全國充滿了戾氣，則這個國家雖無內戰，亦離內戰不遠了。這是內戰前夜的象徵……全國愛好和平的人士與國際上愛好和平的朋友，對此都需有所警惕。這種戾氣的具體發作，在現狀下極可注意，在將來轉移可能變為一個陰謀。這個陰謀是以憲法為工具，以國大選舉為武器。在政協未開以前，重慶就有謠傳說政府有三不讓：一是讓中央而不讓地方，二是讓政治而不讓軍事，三是讓現在而不讓將來。我們本來不應以惡意來猜測他人，不過我們從事實方面努力，替政府增加聲譽與口碑，這是不得認為是惡意。最近國民黨二中全會對政協會所通過之憲草修改原則要設法補救，而同時國大代表名額又把政協會所擬定之二千另五十名改為二千五百名，並且河北辦理國大選舉是把全省統算，並未把中共所在地的各縣除外。……國民黨二中全會中又有「革新」小組，據報所載，其主張頗為不倫不類。諸如此類，使我們不得不感覺到民主前途上已有了極大的陰霾。」張氏提議應把戾氣變為諧和，把陰謀變為開誠，迅即由各黨派成立為期十年或二十年的長期合作協定。

二 國民黨二中全会經過

國民黨
二中全会
開幕

（新華社延安三月二日電）中央社渝訊：國民黨六屆二中全会昨日（三月一日）上午九時在渝軍委會大禮堂舉行開幕禮，出席執委一九四人，監委七十五人，由蔣總裁致開會詞。禮成後，舉行預備會議，討論會議程序，並選出主席團于右任、居正、戴傳賢、孫科、白崇禧等十一人。十一時半休會。

蔣介石

致詞

冕堂皇

（新華社延安三月三日電）據中央社重慶訊：國民黨總裁蔣介石氏於三月一日晨出席該黨六屆二中全会，致開會詞略謂：

全體會議的任務是要檢討過去的工作，分析當前的局勢，以決定今後努力的方針。

我們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賦與本屆中央的使命計有五項：（一）爭取抗戰勝利；（二）促進國際合作；（三）貫徹民族主義；（四）完成民主憲政；（五）提高人民生活。現前三項任務均已陸續達成，所留下來的兩大任務就是實施民主憲政與提高人民生活。這兩件大事都是本黨革命奮鬥的終極目標，有賴於政治建設與經濟建設的策進。但是經濟建設與政治建設又是密切相關的，政治問題得不到切實的解決，經濟建設就無法進行。抗戰結束以後我考慮整個國家當前的局勢和全體人民迫切的需要，就決定了和平建國的方針。一方面排除萬難、收拾

戰局、恢復秩序、加速進行復員的工作，使人民能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同時更提出了「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的兩大要求，號召全國一致協力，以促成其具體實現。關於政治民主化的，則為國民大會的及早召開，社會賢達與各黨領袖的份子參加政府，人民自由的保障，政黨合法地位的承認；關於軍隊國家化的，則為：全國軍隊統屬於國家，在我國領土之內不再有私人的軍隊，亦不再有任何一黨的軍隊，務使全國軍隊均受國家的編制，尊重軍令與政令的統一。我們以貧弱的國家進行了八年餘長期的抗戰，而且在抗戰中間，還存在着變亂分裂的危機與擾攘紛爭的因素，所以我們要從戰時渡到平時，要進行復員建設工作，所遭遇的困難與阻力特別繁多，這些困難與阻力我始終認為唯有以最大的忍耐來克服，以大公至誠的精神來消除，也要秉着我們歷屆決議「政治問題用政治解決」的方針來處理。抗戰結束以後，建設之先決條件為統一與和平。抗戰八年餘之久，殲破犧牲不可數計，人民流離痛苦，渴望還鄉樂業，所以人民最迫切的需要也在於和平與安定。我們在抗戰結束以後，種種擾攘紛爭的現象不堪追溯，但是我們實施憲政還政於民的志願因種種的疑難阻礙而沒有實現，我們和平建國的國策由於全國未能達到精誠團結和真正統一，而無法順利進行。這是我們認為必須解決的困難，也是革命建國的本黨無可旁貸的責任。

我們爲了要實踐召開國民大會及早實施憲政的宏願，爲了愛惜戰後國力民力的凋殘，爲了促成國內進一步的團結，所以我們一方面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一方面邀集各黨派人士與無黨無派的社會賢達。三星期的政治協商會議，對軍隊國家化及政治民主化問題與各方面相協議。政府在協商會議之時，更是推誠相與，在不違背革命主義不動搖國家法統之下，不惜變通總理關於建國程序的遺教，以求得和平建國的機會。

我覺得只要國內的和平統一有了保障，國家能有長治久安的基礎，我們都應該全心全力促其有成。古人有言「精誠所至，金石爲開」。我們本黨首先要推誠置信，我們相信必能以一片精誠

庸動其他黨派製造成堅持的互信，以利建國大業的進行。

我嘗說「我國實行憲政以後，必須使各政黨在民意之前，以和平方法作公開的政治競爭，乃為符合於民主的精神」。現在這一個過渡階段正是我們與各黨派相互觀摩，相互砥礪，以開創民主規模的時期，我們就要作實施憲政以後的準備。我們要與各政黨處於同等的地位，但是我們本黨還負有捍衛主義、保障民國的特殊義務，我們黨的地位較之抗戰結束以前已稍有不同，而在憲政實施以前，我們在法理上與事實上還不能卸下我們對於國家所負的責任。因此，這次全會應該就今後本黨努力的方向作一番深切的檢討，我以為下列諸點應特別注重：

第一、要轉移我們黨員工作的方向，鼓勵我們同志各自發揮其個性能力之所長，往文化事業、經濟事業與地方自治工作上去努力。在這些崗位上，促進國家建設的進步，也正所以鍛鍊我們自身的進步。

第二、要使每一黨員都能認識為民前鋒、為民服務，是革命黨員的最大天職，不論担任何種職務，都必須隨時隨地先之勞之，領導民衆從事建設事業，同時要盡量解除民衆的痛苦，增進民衆的利益，加深民衆對於本黨主義的信仰。

第三、要喚起我們黨員愛護本黨革命的歷史，堅定其貫徹主義的信心。

第四、要明瞭現在是本黨從根本上整理刷新的大好時機，我們一方面要作普通的政黨，一方面要保持中華革命黨時代的精神，來加強本黨的組織。因此機構必須緊縮，紀律更須謹嚴，步驟必須齊一。

總之，必須振奮惕勵自愛自強，達到我們保持勝利成果，完成國民革命的神聖使命。

馮玉祥

等備

受攻擊

（新華社重慶三月五日電）拒絕出席國民黨六屆二中全会之馮玉祥將軍，頃在此間各報發表詩作一首，痛斥國民黨頑固派，詩內稱：『可嘆頑固派，努力謀破壞，辱國與辱黨，實在太不該。』最後兩句為『並請快提議，把我黨籍開』。按馮玉祥將軍近年熱心民主事業，致遭國民黨頑固派嫉視，並擬在此次二中全会中提議開除馮氏黨籍。又陳銘樞將軍一日也在各報發表專

文，題為『以國民黨的黨內民主化完成國家民主化』。陳氏認為必須澈底實現政協會決議，打破陰謀者所製造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宣傳。並稱：『國民黨內包辦，必遭黨內分裂。』文末並籲請當局重視編餘數萬官員的出路。

（新華社延安三月六日電）美聯社重慶三日電稱：雖然國民黨二中全会對會中討論的問題保守秘密，僅經中央官方通訊社發佈消息，然據悉：二日當討論國民黨的成績與缺點時外長王世杰及其他幾位重要的黨員受到嚴酷的攻擊。批評王世杰的理由是他對其他政黨太妥協了，並求立即免職，其他許多官員也受到同樣的要求，包括全國聞名的國參會祕書長邵力子在內。

（新華社延安三月七日電）合衆社稱：消息不斷傳來，今日國民黨二中全会會上，G、C、C、份子正式提議，開除四個俱有影響之國民黨黨員之黨籍。該四人為馮玉祥將軍、外長王世杰、四川省主席張羣、國民參政會祕書長邵力子。理由是他們『對黨不忠心』。按馮玉祥將軍抗戰勝利後致力於和平，王世杰、張羣、與邵力子三氏則為去年以來，始終參加國共談判與政協會的國民黨代表。

蔣公開

鼓勵法

西斯派

（新華社延安三月五日電）據中央社渝四日電：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今

日上午舉行總理紀念週，出席者有吳敬恆、于右任、居正、孫科、戴傳賢、李濟琛、蔣宋美齡、王寵惠、陳誠、陳果夫等三百餘人，該黨總裁蔣介石氏致訓辭稱：『全會開會三天，同志熱烈檢討，此種愛黨愛國之精神，我寄予無窮之希望。此次全會關係本黨之成敗與國家之存亡，各同志必須平心靜氣

認識國內外之現實環境，研究實際辦法，不可以表面片段之觀察作憤慨空洞之議論。』關於政治協商會議，蔣氏認為『此係本黨對國家對人民負責之表現，吾人應為國家利益而促其實施，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本黨一貫奮鬥之目標，兩者實不可分離。有人認為只要承認三民主義即可不必採用五權制度，此點自有詳加闡明之必要。憲法為國家百年大計，各同志應根據總理重要遺教加以檢討，而當時會議既有所決定，吾人只能就其犖犖大端妥籌補救。』最後蔣氏稱：『全會同志一切言論行動必須有目的，有政策，有寬大之氣度，不要斤斤較量一時之得失，會議尤應發揮黨德，發揮民主精神，尊重紀律以完成本黨革命建國之使命。』蔣氏訓辭畢，即領導宣讀『黨員守則』。

陰謀推

翻政協

會決議

（新華社重慶三月十日電）國民黨二中全會開幕以來，該黨內法西斯反

動份子，在『肅清官僚主義』等欺騙口號掩蓋下，進行徹頭徹尾的法西斯運動——『革新運動』，陰謀推翻政協決議。他們對於國民黨內每一個多少主張和平民主團結的人士，都予以攻擊。當七、八、兩日孫科氏報告政協會議時，他們更猛力反對政協會議的全部決議案，公然主張撤消參加政協之國民黨

代表。為恐怖空氣所籠罩整個會場，使國民黨主張和平民主人士有作廖仲愷第二之懼。按：反動派在二中全會上對政協一切決議，對和平建國綱領之改組政府、國大成份比例、整軍協議及憲草

修正原則等，無一不在反對與主張推翻之列，但在對外宣傳上，則置其重點於推翻憲章修正原則。如八日中央社的報導，反對成立多黨內閣制，主張總統制，以及不應以種種問題束縛領袖，其意即謂將繼續集權政治、一黨專政與軍人專政。此外，他們對軍事協議上採用軍政部軍事復員報告的形式來否定馬、張、周的整軍基本方案，企圖在整軍第一期（十二月後）時保持三百四十七萬大軍來代替方案所規定之一百五十萬，而在第二期則把保持二百八十二萬來代替方案規定之八十四萬。現在國民黨是在歧路中，或者恪守政協決議，與各民主黨派合作，使國民黨新生。或者讓反動派橫行無忌，破壞政協會議決議，使國民黨更加「與民脫離」。全國人民却都希望國民黨能走前一條道路。

（新華社延安三月十五日電）據合衆社等渝訊：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份

法西斯
派大
肆活動

子近日在該黨二中全會上活動尤烈。昨日該會舉行十六次大會，討論東北問題報告時，他們在會場上散發大批傳單與小冊子，對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猛烈攻擊，主張武力接收東北，陰謀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並在會外發動所謂東北七團體的「請願」，以配合會內的法西斯活動。該會十六次大會係於上

午九時二十五分舉行，首由軍令部次長劉斐報告東北軍事接收情形。該報告歪曲目前東北的眞象，大肆宣傳反蘇反共。嗣由張嘉璈報告東北經濟接收情形，其時即有人大聲叫囂說：『我們要熊式輝報告』，同時突有所謂東北七團體的『代表』四十餘人衝入會場，進行反蘇反共的『請願』，並要求將熊式輝撤職。當由陳誠與陳立夫出面接見各『代表』。並允許將他們的『請願書』轉呈蔣主席，各『代表』始離去。由於他們的擾亂，會議中斷達二十分鐘。同日下午，『中國主權維護協會』也發表宣言，反對雅爾塔協定，和國民黨法西斯份子當日在該黨二中全會中的反蘇反共活動內外呼應。（按：中國主權維護協會主席爲國民黨中著名反蘇反共專家孔庚，受孔直接控

制，由一百六十五個全國性團體及四百五十個重慶地方團體聯合組成。

（新華社延安三月十七日電）據中央社渝訊：昨日國民黨二中全會十八

四項決議原形畢露

次大會上通過四項決議：（一）總裁蔣介石氏以國家元首及國民黨國大代表之一的雙重資格出席國民大會；（二）國府委員產生辦法，由國府主席提請中執會全體會議選任之，如各黨派在二中全會閉會前不能提出名單，則由國府主席提請常委會選任之；（三）立即撤銷國防最高委員會，成立中央政治

委員會，為該黨新政治最高指導機關，其人選由總裁提請常委會決定之；（四）出席國大之該黨代表二二〇名，以一五〇名分配於該黨中央委員，其餘七十名分配於非中央委員之黨員及青年團體，但須在中央或地方負有重責、會著有成績者（包括立法院憲法起草委員）並由常委會選定之。按國民黨二中全會的發言討論，以反動派對政協決議的攻擊開始，而其決議中又透露實際上推翻政協會決議的意圖，值得全國人民嚴重警惕。

（新華社延安三月十八日電）國民黨二中全會在閉幕前兩天（十五日），

國民黨統治極端腐化

通過了政治報告決議案。該決議分為「檢討」和「改進辦法」兩部份。「檢討」部份，完全暴露了國民黨專政的統治的極端腐化情形：「官僚主義早已構成政治上最大弊害，而敷衍塞責、假公濟私為尤甚，此種弊端，在勝利之後尤完全暴露。」「復員時期各種工作，多無準備，而一部份（？）接收人

員敗壞法紀，喪失民心。」「機構之龐大繁複，與法令之分歧抵觸，以致權責不清，減低效能。」「地方自治仍無基礎……」為什麼有這樣腐敗的情形呢？全國人民都知道，這是由於國民黨內少數而有勢力的反動派壟斷着國民黨政府管轄之下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切重要機構，厲行專制獨裁的結果。但是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中，沒有人敢講出這個真理，因為會中反動派氣

焰高漲，誰說老實話，誰就有作廖仲愷第二的危險。因此，國民黨二中全会的政治報告決議，不能「檢討」出其弊端的真正原因，它反而說「政策之不良，非政策之有誤，實因執行之不力或執行之時的發生歪曲而已。」既然如此，該決議中所謂「改進辦法」也就可想而知。對於全國人民和民主人士一致熱烈擁護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該政治報告決議只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政治協商會議所決定之和平建國綱領，大體上亦與本黨政策相符，自宜領導各黨促其實現。」而對於政治民主化的必經步驟——改組國民政府，該決議認為：「黨外人士之參加政府組織，應不本黨全國行政機構合理有效之革新。」國民黨內反動派所壟斷的全國行政機構，早已鬧得烏煙瘴氣，礙但反過來却說「黨外人士的參加政府組織」，會妨礙「合理有效的革新」。這種奇怪邏輯的實質，就是想取消各民主派與黨派人士在政府中「有效與平等」的代表權。而所謂「合理有效的革新」，就是採取各種各樣的辦法以期保持和擴大國民黨內反動派對政府的壟斷地位。這個決議的所謂「改進部份」，提出了十幾條形形色色的條文，有的條文是法西斯反動派的「革新運動」，用以欺騙人民打擊異己的口號，如「肅清官僚主義、官僚資本」等等；有的條文是在國民黨歷次會議中重覆了不知多少遍，而從來不兌現的陳腐濫調，如「即刻規定耕者有其田之必要步驟」，「保護僑胞之財產」，「健全人事制度」等等；有的條文措辭冠冕堂皇，但與實際行動不符，如決議上說：「謀中蘇真正親善」，但實際上二中全会開會時期，即是國民黨內反動派反蘇活動登峯造極之時；有的條文則隱約顯露反動派的陰謀，如說切實實行整軍方案，並督促共產黨履行協定，以達軍隊國家化之目的。履行協定本是國共兩黨雙方的責任，奈該決議不但把國民黨方面的責任撇開不講，且作為認贖共產黨「不履行協定」的強本，製造發動內戰的藉口，而在二中全会的過程，曾採取軍事復員報告的方式，企圖否定整軍基本方案，尤值得國人嚴重警惕。

撕毀協
議企圖
打內戰

（新華社延安三月十八日電）國民黨二中全會在閉幕的前一日（十六日），通過了「對於政治協商會報告的決議」。在這個決議中，雖有對於政協會的「協議諸端」「自當竭誠信守努力實踐」之語，但實際上却提出了修改政協會決議，特別是修改政協會關於憲法原則的決定的意見。國民黨二中全會這個決議，以「權能分開」「五權分立」的論調來企圖改變政協會所規定的議會制度與內閣制，並「通令」全黨黨員遵奉下列五點：「（一）制定憲法應以建國大綱為最基本的依據；（二）國民大會應為有形之組織，用集中開會之方式行使建國大綱所規定之職權，其召集之次數應酌予增加；（三）立法院對行政院不應有同意權及不信任權，行政院亦不應有提請解散立法院之權；（四）監察院不應有同意權；（五）省無須制定省憲。」按：上述第一條是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中所沒有的，它與蔣介石氏在國民黨二中全會開幕時所宣佈的相反，蔣氏在開幕詞中曾稱：「變通總理關於建國程序之遺教」（中央社重慶三月一日電），「國民黨同意修改孫中山先生之建國大綱」（合衆社重慶三月一日電），在全中國除了國民黨內若干人物以外，誰都沒有同意建國大綱中不合理的部份是絲毫不可修改的。關於第二條，政協決議原文如下：「全國選民行使四權，名之曰國民大會」，即國民大會應為不集中有形的，以便恢復孫中山先生「為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有創制、複決、罷免諸權」的直接民權的遺教。關於第三條，它違背了政協會決定的議會制度與責任內閣制。政協決議規定立法院由人民普選，相當於民主國家之議會；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之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如立法院對行政院全體不信任時，行政院或辭職或提請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長不得再提請解散立法院。關於第四條，也和政協決議相反，取消了各省和民族區的參政權。政協決議規定：監察院除監察、彈劾外，並行使同意權，即總統提請任司法法官、考試院委員須得監察院同意，立法院法案亦須得

監察院同意。又監察院爲由各省級及各民族自治區議會選出，故監察院實與民主國家之參議院相近。上述國民黨二中全會決議第二、三、四條就是以「權能分開」「五權分立」的辦法來取消人民選出來的議會的權力，企圖保持少數人的獨裁。關於第五條，它與政協會「省得制訂省憲」的決議和孫中山先生「各省人民得自訂憲法」之遺教完全背道而馳。

關於政治民主化的問題，國民黨二中全會這個決議對黨內反動派破壞政協會決議，摧殘人民的一連串法西斯暴行（滄白堂事件、校場口事件、包圍執行部事件等等）沒有作任何批評。它誣蔑最忠實地執行政協決議的中國共產黨與解放區，它說：「尤其屬望中國共產黨切實依照協議，在其所佔領區域內首先停止一切暴行，實行民主，容許人民有身體、思想、宗教、信仰、言論、出版、集會、居住、遷徙、通訊之自由。……」這種顛倒是非的說法，包含着危險的因素，因爲誣蔑解放區內有「暴行」沒有自由，正是國民黨反動派製造發動內戰的藉口的手法。

關於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國民黨二中全會這個決議，對於今天不少地方國民黨軍隊破壞停戰協定的行爲與國民黨統治區拉伕擴軍、橫徵暴斂的措施，沒有作任何批評；它對於忠實執行停戰協定認真實行復員的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却採用含沙射影的辦法，它說：「軍隊國家化乃和平建國之先決條件。」整軍方案「中國共產黨務須切實履行，尤其是目前一切停止衝突恢復交通之協議，必須迅速實現，封鎖、圍城、徵兵、擴軍及軍隊之調動必須立刻停止。」這種說法也同樣的包含着危險的因素，因爲誣蔑共產黨阻止恢復交通，「破壞整軍方案」「阻礙和平建國」等等，也正是國民黨內反動派製造內戰的另一種手法。

反動份子

閉幕，選出該黨中執會常委于右任、孫科、戴傳賢、居正、陳果夫、陳誠、白崇禧、鄒魯、何應欽、梁寒操、宋慶齡、陳立夫、吳鐵城、朱家驊、賀衷寒、谷正綱、張道藩、張治中、張厲生、李文範、宋子文、段錫明、劉健羣、

紛升官

丁維汾、潘公展、朱霽青、蕭同茲、賴璣、陳布雷、田岷山、蕭錚、白雲梯、王啓江、麥斯武德、鄧文儀、柳克述等卅六人。又該黨中監會十六日選出本屆中監常委十二人

計吳敬恆、張繼、王寵惠、邵力子、程天放、賀耀組、姚大海、邵華、劉文島、魯滌平、林雲陔及李敬齋。上屆中執常委逝世者一人，未重新當選者三人，其中馮玉祥氏且被會中反動派攻擊甚劇。新當選者為梁寒操、宋慶齡、賀衷寒、谷正綱、劉健羣、朱霽青、蕭同茲、賴璣、田岷山、蕭錚、白雲梯、王啓江、麥斯武德、鄧文儀、柳克述等十五人。綜觀本屆國民黨中執常委人選雖然包括各種成份，連若干民主份子在内，但是反動派在國民黨中執委會中更佔極重要地位與壓倒優勢。十年反共反民主特別努力的反動份子，大批被提到該黨最高領導機關中去，這是值得嚴重注意的。

法西斯

（新華社延安三月二十日電）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自三月一日開幕，至三月十七日閉幕，出席中監委三〇六人（經常到會的只有二百餘人）。該全會開幕之前，駐重慶的外國通訊社都紛紛預測即將爆發的激烈鬥爭，「預期在即將舉行之會議中，國民黨高級領袖間關於接受政協會決議案問題上，將有許多激烈爭論，因為國民黨中央政界與軍界內許多有影響的份子，反對將

陰謀的總暴露

權利交予其他黨派。」（合衆社重慶二月二十八日電。）「關於政府對共產黨讓步的熱烈辯論，料國民黨頑固派將帶頭施行攻擊。」（美聯社重慶二月二十八日電。）全會以前，國民黨內反動

料國民黨頑固派將帶頭施行攻擊。」（美聯社重慶二月二十八日電。）全會以前，國民黨內反動

派製造了從滄白堂暴行一直到各地反蘇反共示威遊行的一連串事件，國民黨反動派所控制的宣傳機關如中央日報、和平日報、世界日報、中央社等，不僅竭力散佈反蘇反共反民主的言論，而且叫罵「國民黨要新生」，「對國民黨過去歷史與將來地位無隱瞞焦慮」。「山雨欲來風滿樓」，中外人士早已知道國民黨反動派要利用該黨二中全會來進行破壞全國和平民主事業，同時打擊黨內民主派與非法西斯人物的活動。大會開幕以後，這些活動醜劇便一幕一幕地演出來了。

三月一日，蔣介石致開幕詞。二日，吳鐵城作黨務報告，談到「黨和黨員脫節，黨員和民衆脫節」，「黨員很少到羣衆中去服務」。下午檢討黨務報告時，法西斯派即趁機對該黨內部贊成政協會議的份子展開猛烈的攻擊，在「肅清官僚主義」、「肅清黨內游移份子」的口號下，要求開除馮玉祥、邵力子、王世杰、張羣諸人的黨籍，理由是「對其他政黨太妥協了」，「對黨不忠心」，「將統治權交給多黨政府」等等。CC份子谷正綱並在會上大喊「救國必先救黨，應以革命精神反對反革命的勢力！」中央社對於此種攻擊大事贊揚，稱之爲「熱烈情緒爲歷屆大會所罕見」。

三日由軍政部次長林蔚代陳誠作整軍復員報告，報告中，對馬、張、周三人委員會所協議之軍隊整編基本方案隻字未提。反動派擬以整軍復員報告的方式，推翻馬、張、周的整軍基本方案，企圖在十二個月後（第一期）保持三百四十七萬大軍，代替方案中規定的一百五十萬，在十八個月後（第二期）保持二百八十二萬，代替方案中的八十四萬。這一報告和全會決議，對於整軍方案的態度，透露了國民黨內反動派企圖破壞整軍方案的陰謀。

會議兩天，反動派已鬧得烏煙瘴氣。四日紀念週上，蔣介石訓話雖然勸到會者「不可以表面片斷之觀察，作憤慨空洞之議論」，但同時又給反動派以鼓勵：「各同志熱烈檢討，此種愛國愛黨之精神，本人寄予無窮之希望。」對於政治協商會議決議，蔣氏一面說應該「促其實現」。另

方面却說：『就其聲華大端，妥籌補救。』實際上支持了法西斯反動派的立場。

四日下午二時，由反動派主持的（梁寒操出面）『黨改革新座談會』（革新圓桌會議）竟公開舉行，有中委百餘人參加，提出『打倒官僚資本』、『肅清官僚主義』等欺騙綱領。

四日下午及五日上午，反動派針對經濟、財政金融兩個報告（經濟報告為翁文灝氏、財政金融報告為俞鴻鈞氏）假裝關心民生疾苦與保護民營工業等，集中攻擊官僚資本之弊端與敵偽產業處理之不當，暴露了國民黨的不少『家醜』：『忽視民生主義，培養官僚資本』，『抗戰期間統治經濟失敗』，『民營事業聽其自生自滅不加注意』（按應改為摧殘吞併），『重工業幾乎完全停頓』，『對失業工人無有救濟辦法』（按應改為暴力壓迫和武裝驅散），『經濟部所派接收人員頗多失職』（按何只經濟部），『生產低落，民生凋敝，物價高漲，人民深受痛苦，公教人員及士兵生活艱難』，『後方工廠倒閉，收復區工廠都未開工，整個經濟體系陷入無政府狀態』。反動派人物並提議大會不應接受經濟部之報告，及主張行使『罷免權』，設立敵偽接收產業物資清理委員會，『要求公佈官僚資本的姓名，列為革命對象，要求公佈外匯之數目及清算，公佈接收之敵偽物資』。CC份子更要求『行政院向全會辭職』，『罷免翁文灝』，『宋子文應負全責』。這些法西斯反動份子在幾天的叫囂中，好像變成了『反對官僚資本』的『英雄』了，但是事實是怎樣的呢？法西斯反動派不但是官僚資本的保鏢，而且也是官僚資本的掌握者。農民銀行、交通銀行等官僚資本，不是都在法西斯反動派的手中嗎？前幾天利用開放外匯，以二十元法幣官價（市價為法幣二千一百餘元）買進美金外匯一百一十九萬大發橫財的，不正是中國農村電影教育公司的董事長陳立夫嗎？原來中國一部份官僚資本集中於法西斯反動派之手，還有一大部集中於其他大財閥之手，這兩派的官僚資本間正發生劇烈的鬥爭，如接收敵偽資產、金融、外匯、財政經濟等等，均為爭執的項目。法西斯反動派在『反對官僚資本的口號下，力圖擴大自己的官僚資

本，併吞其他派系的官僚資本，這和希特拉、戈林以「反對財政資本」爲名，使自己成爲最大的壟斷財閥如出一轍。

從五日下午至六日上午，在討論王世杰的外交的報告中，反動派大肆反蘇的叫囂，據中央社報導：「會場充滿了抗擊聲」，「白崇禧等之發言，屢爲熱烈的掌聲所中斷」。路透社報導，有些反動份子甚至高叫「對蘇聯訴諸武力」。據路透社報導：王世杰氏雖會極力表示對蘇聯「決不作讓步」以緩和對他的抨擊，但毫無效果。

七日八日，全會討論孫科之政協商會議報告。反動派「對政協會改組政府及其他決議皆極端反對，稱之爲『黨國自殺』與『國際壓力』之效果」（美聯社電）。整個會場爲法西斯恐怖空氣所籠罩，反動派不斷咆哮「憲草修正原則必須糾正」，「中國應採用五院制總統制」，「不應以種種問題束縛領袖」等等。十四日上午，劉斐軍政部長作東北問題報告，故意歪曲事實，肆意詆譏蘇聯、誣衊中共，頗得反動派之叫好，「會場頻報以壯烈之掌聲」（中央社）。在會場上，反動派散發了抨擊熊式輝（國民黨東北行營主任）的傳單與小冊子，高喊「要熊式輝出來報告」、「武裝接收東北」。爲了配合會內鬥爭，反動派又組織了所謂「東北七團體」的「代表」四十人，衝入會場「請願」，辱罵熊爲「拙劣的外交」，「沒有帶無線電台及中蘇條約的一份至滿洲」，要求「將熊式輝免職」（路透社電）。代表全會接見「代表」的陳誠與陳立夫允將「請願書」轉給蔣介石。同日下午，鹿鍾麟等作巡視華北的報告，對解放區極盡誣衊之能事，反動派「一致鼓掌」（中央社）。

關於全會的決議，本社除了已報導其主要者以外，還有一個決議須在這裏補充報導，那就是十五日全會在反動派操縱之下，通過了：「請政府對各省中所謂解放區中各種虐政暴行，速謀制止及善後，以解人民倒懸案。」這個狂悖的決議案，又是反動派陰謀撕毀停戰協定、政協決議，

要動內戰、血洗民主自由的解放區的一個鐵證。二中全会是國民黨內反動派的無恥陰謀的總暴露。
全國人民和民主人士要看清楚這個陰謀，並堅決予以粉碎。